

慙自然變白諸比丘尼猶如姪女術
貴色以用自活諸優婆塞如旃陀羅
然生無度諸優婆夷邪姪無道欺詐
百端此相現時擇迦牟尼無上正法
永沒無餘佛告阿難汝持佛語為未
來世四部弟子當廣宣說分別其義
慎勿忘失復次阿難汝當為來世諸
衆生等當宣此言如來大法不久必
沒汝等於佛法中應勤精進當觀苦
空無常無我等法佛說此語時八千
天子悟解無常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五百比丘即於座上不受諸法漏盡
意解成阿羅漢今時長者阿祇達片
千二百五十比丘諸天龍神聞佛說
此無常觀門心開意解皆悉達解苦
空無常頂礼佛足歡喜奉行
禪秘要法經卷下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表
勅彫造



第一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佛說那賴經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
尔時有族姓子棄家捐妻子捨諸眷
屬行作沙門其婦端正殊好見夫捨
家作沙門便復行嫁族姓子聞之心
即生念與婦相娛樂時夫婦之禮虛
笑放逸心常想此不去須臾念婦在
前面類形貌坐起舉動愁憂憤惱不
復慕樂淨修梵行便歸其家詣比丘
聞便往督佛世尊應時遣人呼比丘
來報即受教比丘至皆為佛作礼却
坐一面佛即為比丘獨色欲念除癡
愛失為說塵勞之穢樂少憂多多壞
少成無有節限唯有佛及諸弟子
明智之人分別是耳受慈罪生不可
稱限超越色慾休息衆想閑居講諦
時族姓子尋時證明賢聖之法時詣
比丘得未曾有各共議言且當觀此
於是族姓子棄家牢獄銀鐺相械想

著妻子而自繫縛不樂梵行於時世
尊開示如來章句諸通慧句有目章
句化人賢聖時詣比丘自世尊曰我
等觀察是族姓子棄捐家居信為沙
門還念妻子形類舉動家事世尊為
說愛慾之瑕法律之德生死之難無
為之安使至聖證無著之界自非如
來至真等正覺孰能令乎佛告諸比
丘此比丘者不但今世心常在慾迷
感情色不能自制志縛在慾無能制
者獨佛勸化除其阨惑愛慾之著耳
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一國王名方
述中宮嫔女不可稱數顏貌端正色像
難及與他人爭與姪蕩女離于慈哀
或與婢使或與童子而或閹諍各各
閹諍不肯共和適閹諍已便出宮去
王方述聞之悲諸臣吏求諸嫔女不
知所趣愁憂不樂涕泣悲哀念諸婦
女戲笑娛樂夫婦之義本現前時諸
作伎樂思念舉動坐起之法反益用
愁不能自解於時有一仙人與五神
通神足飛行威神無極名曰那賴
見方述王為愛慾惑不能自解為

六經卷第一 第二張 安

興慈哀欲為蠲除愛欲之患飛在空中而現神足忽然來下住王殿上時王即見尋起迎逆讓之在牀則便就坐問於王曰大王何故意在愛慈勞思多念思想情色不能自諫頌首實然宮中姝女共爭尊卑上下之叙不能相和各馳捨去是以憂感不能自解於是仙人為說愛慈之難離慈之德世人求慈不知厭足假使一人得一切欲無厭無足以偈頌曰

一切世間欲非一人不厭 所有有危安云何自喪已 一切諸衆流悉皆歸于海不以為滿足 厭愛不厭介 假使得為梵致尊榮難及 厭欲復超彼 不以為厭足假使因浮提 樹木諸草葉燒之不以厭欲不足如是 設八輩男子端正顏貌姝一切加以欲 威力端正好 設為言增惡毀欲於丈夫 不以輕為輕 未厭為用厭大王當知此 設習愛欲事 愚愛轉增長譬如飲鹹水 於時彼仙人 為王方迹講為說辛苦偈 今意得開解於時仙人為方迹三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

生經卷第一 第四張 安

修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衆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知今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耶賴仙人者則我身是今時相遭今亦相遇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分衛比丘經第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有一比丘普行分衛一一次第入婬蕩家舍於時婬女見比丘入至其家舍歡喜踊躍即從座起尋而奉迎稽首足下請入就座又問比丘仁從何來比丘答曰吾主分衛故來乞白於時女人即為施設餽饌衆味盛之滿鉢而奉上之比丘即受自退而去彼時比丘得是美食甘美豐足心中歡喜不能自勝數數往詣婬蕩女舍時女心念計此比丘守法難及頻為興設甘脆肥美之食而授與之往還不息學問未明所作不辦未伏諸根見婬蕩女顏色妙好婬意為動志在放逸著婬蕩女口出軟柔恩情之辭懷親附心與語周旋彼家日日不慊分衛

生經卷第一 第五張 安

比丘觀其好色聽聞音聲婬意為亂迷惑憤錯不能自覺而佛經曰目見好色婬意為動又世尊曰雖觀女人長者如母中者如姊妹少者如妹如子如女當內觀身念皆惡露无可愛者外如畫瓶中滿不淨觀此四大地水火風因緣合成卒無所有時彼比丘不曉空觀但作色視婬意則亂為婬女人而說頌曰

淑女年幼童清淨 顏貌端正殊妙好

一一觀容元等倫 吾意志願共如同

時婬蕩女見此比丘所說如是吾本

不知兇惡貪婬反以清淨奉戒意待

謂之仁賢意犯罪置隨其末言當祈

答之即時以偈而報頌曰

當持飲食來香華好衣服若干種供養

今乃與仁俱

於是比丘以偈答女頌曰

吾無有財業觀我行舉動以乞白而立

所得者相與

於是婬女以偈頌曰

假使卿身無財業 何為立志求難致如卿所作无著輕 馳走促出離我家

時逐出比丘追至祇樹門諸比丘即
來詣佛告曰世尊具說本末佛言此
比丘宿命曾作水鼈雌女曾作猕猴
故亦相好志不得果還自侵欺不入
正教增益惱患於今如是志願雌女
願不從心遂見折辱慙愧而去佛言
乃往過去無數世時大江水鼈所
居遊其江水邊樹木熾盛彼鼈樹間
有一猕猴止頓彼樹於時彼鼈從江
水出遙見樹木有此猕猴而與談語
稍稍前行欲親近之數數往返相見
有日日日如是觀之不應則起姪意
心為迷惑行涂穢濁不能自覺則時
以偈而歎頌曰

顏貌赤黃眼而青 遊葉樹間戲枝格
吾今欲問毛滑澤 欲何志求何所存
猕猴以偈答曰

吾今具知鬻本末 為國王子有聰明
今卿何故而問我 我聞此言懷狐疑
於是鼈復以偈答曰

吾心常存志在卿 心懷惡愛思想念
以是之故而相問 當以何法而得會
猕猴以偈報頌曰

鼈當知我處樹 不應與君共合會
假使欲得與我俱 在葉樹間相供養
於是鼈復以偈答曰

吾所服食以肉活 柔軟甘美勝果蔬
不當貪求不可獲 當為汝致眾榛果
余時猕猴以偈報曰

假使卿身不處樹 何為求我不可致
如今觀我无著慙 且自馳走不忍見
佛告諸比丘余時猕猴今姪為女人
是鼈者分衛比丘是彼時放逸而慕
求之不得如願今亦如是佛說如是
莫不歡喜

佛說和難經第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余時和難釋子多來眷屬不觀其人
不察行跡有欲出家便除鬚髮而為
沙門受成就戒不問本末何所從來
父母姓字善惡好醜識與不識趣欲
得人而下鬚髮授具足戒諸比丘呵
不當為此趣有來人輒為沙門欲得
眷屬不顧後患當問本末何所從來
舉動安諦為見侵欺後悔無及和難

比丘都不受諫值得見人輒下鬚髮
余時之世有兒惡人博掩之子遙聞
和難釋家之子有元央數衣被鉢器
好求眷屬趣得來學不問本末所從
來處便下鬚髮其身飢凍无以自活
欲往詐詐心豫設計詣和難所恭敬肅
肅稽首為禮威儀法則坐起安詳无
有平暴和難釋子告其人曰沙門安
隱无憂無患親近受欲則非吉祥慙
怠无行人不知者為慙所壞而習受
欲致無央數憤惱之害貪著受慙不
能得度其人答曰我身不能棄捐受
慙而為沙門和難又問子何以故不
為沙門沙門者多獲眾利子便降意
出為沙門所學德行吾志供給其人
答曰唯諸從命除諸憂患假使安隱
便為沙門則除鬚髮受成就戒雖作
沙門受教易使故自示現恭順無失
精進勤修未曾懈怠忍辱順教時和
難見可信可保不觀內態不復狐疑
信之如一以諸衣被及鉢震越諸供
養具皆用託之出外遊行意中安隱
不謂作態悲毀衣鉢諸供養具馳走

生經卷第一 第九卷 安

藏竄獨在一處與博掩子俱共飲食時和難聞彼新弟子所在即時速還觀其室中多所竊取周匝普問今為所湊權時不現但遙聞之彼博掩子落度免暴伴作沙門欲欺詐卿竊取財物眾人答曰卿性倉卒不問本求便下顯緩今所取物在於獨處博掩子俱而共食飲以知在彼恐不禁制默聲內惱諸比丘聞具足自佛於是大聖告諸比丘此博掩子落度之人不但今世以異形貌閑居之像有所竊欺前世亦然和難比丘不列續信之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時王舍城有一賢人入姪蕩家與姪女俱飲食歌戲而相娛樂所有財業不久殫盡其財物被姪女入悉奪取之不復聽入其家姪女逐之數數發遣都不肯去時姪女入駟出其家去更求財介乃求還求財不得用求財故到憐單國雖到彼國无所識知時憐單國有大尊者多財饒實勢富无量伴現仁賢往詣尊者吾為賈客眾人之導從某國來多致財寶道遇惡賊悉見劫奪

生經卷第一 第十卷 安

皆失財業貧窮憂厄無以自活纔得濟命盡力奔走今歸尊者給侍左右於時尊者見之如此威儀法則行步進止有威神德此則佳人吾為設計令與復故其人點慧聰明辯才舉動應機志不懸怠意性易寤極可尊者而以自樂護慎其心未曾放逸所作成辦元事不成身行清淨口言柔軟无有麁獷工談美辭眾人見者莫不歡喜尊者眷屬家中大小悉共敬愛皆共讚譽尊者見然踊躍慰勞咸以為慶見其行迹无有漏失即時付信於時尊者觀其人德內外表裏不觀瑕短普勸助之其人有所作有所成立第一恭敬未曾輕慢取見篤信如弟如兄等无差特戒定安諦无有欺誑稍稍付信以大財業即時竊取出之在外車載財寶諸好物還至王舍城與姪蕩女飲食相樂彼於異時其人不現普遍行索不知所湊觀察藏中大亡財寶不可稱計见无財寶遍行求索不知所湊乃從人聞此人還至王舍城與姪女俱飲食此博掩子非

生經卷第一 第十一卷 安

是長者非仁賢人尊者心念以走遠近不可復得甚自瞋恨歎叱說偈非是賢君子外貌以好華不可色信人及柔軟美辭觀察舉動行外現如佳善明者當遠惡共止當察試乃知志性惡博掩子揚聲吾時不棄捨譬如雜毒食云何无及復亦復薄恩情智者不與俱雖救今當捨我時適見之信故見欺侵非賢現賢貌竊財而亡是佛告諸比丘今時尊者今和難比丘身是落度欺者今博掩子作沙門欺和難者是前世相侵今世亦然佛說如是莫不歡喜佛說邪業自活經第四問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眾比丘二百五十人俱時和難釋子為人說經論生活業但講飲食衣被之具為人說經講福德事報應之果未曾講論道誼之慧大獲水被飲食諸饌攝取此已立離賢聖有若干事說俗經典世間飲食興起種種非宜之說不演度世无極之慧諸比丘見所行分衛在於人家但說

俗事衣食之供即時訶諫轉相告令
眾學聞之即共追隨呵諫所為云何
賢者世尊大聖已以聖通身取正覺
講世妙法難及難了玄普道教无念
無想其心離名安隱无患明者所達
從无央數億百千劫奉從諸佛聽聞
奉持皆安隱度諸比丘聞以家之信
離家為道而反更說世俗經典多想
多求興發諸事世俗飲食无益之義
離聖賢迹乃復議論世俗之事時比
丘往啓世尊佛告比丘是非沙門此
非具足出家之業因法生活但求衣
食未曾教導時佛世尊以无数事訶
之所作非道法教告諸比丘和難釋
子愚騃丈夫非但今世以衣食利世
俗經典廣說法也欲自顯名令眾供
養前世亦今乃往過去无数世時於
異閑居多有神仙處在其中有一仙
人愚冥无明心閉意塞為國王太子
及諸臣吏唯但講說飲食諸饌衣服
之具不論經道處知時節見乘車馬
逆為說經或為迷者而往說經或處
望尊而為說經或為衣食世俗諸饌為

歎說經由是之故致美飲食諸供養
具時具字梵志見之如此為國王
及諸大臣講說經典遙見乘騎時諸
仙人往啓和上及餘仙人聞之如斯
皆共訶諫非之所為於時和上五通
仙人問之菩薩即時呵諫不當如是
其有犯此非義之事若有誹謗計此
二人皆非善哉不為奇雅為說此經
離聖賢住不應典籍其聽受者亦應
宜不則兩墮落於是和難以偈頌曰
兩俱不解誼計之兩墮落說法不得理
聽經不解義於世俗難值神仙講道誼
以俗衣食供无知歎說此服食粳米飯
上羹向全供以依聖賢誼欲論解典籍
遊志在閑居飯食抹果粮是吾所歎樂
神仙歎此法道德寂而歌法利為梵志
威儀自調伏無得樂非法知節而少求
捨家行分衛寧以此業活無得違經典
佛告諸比丘欲知今時常以衣食諸
饌說法不論道者今和難釋子是也
淨諸梵行其和上者今比丘眾是五
通仙人我身是前世相遇今亦相值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是我所經第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个
時有一尊長者財富无算金銀珍寶
不可稱數勤苦治生飢渴寒熱觸冒
諸難憂感諸患不以道理積此財業
雖為財富不自衣食不能布施不能
供養奉事二親不能給足妻子僕使
無益中外家室親里安能布施為福
德乎永即廣衣食即惡食意中悵悵
父母窮乏妻子裸凍家室內外不與
交通各自兩隨常恐煩燒有所求索
所作慳貪悵悵如此少福无智第一
矜矜無所賣持奉治生時或能至誠
或不至誠積累財實不可稱計不能
衣食於時壽終既無子姓所有財實
皆没入官世尊告比丘且聽愚冥下
士得微妙寶不能永食不供父母妻
子奴客万分之後無所復益而有減
損比丘聞此具足發佛唯然世尊有
一長者名号曰某財富無量不能悉
食不供父母妻子僕使不能布施一
旦壽終財物没入官佛告諸比丘今

生經卷第一 第十五 安

此尊長者非但今世懷貪愛惜財寶前世亦然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大香山生无央數華笑諸藥及胡椒樹華茂樹上時有一鳥名曰我所山頻其中假使春月藥果熟時人皆採取服食療疾時我所鳥喚呼悲鳴此果我所汝等勿取吾心不欲令人採之唯叫喚呼衆人續取不聽其聲彼鳥薄福愁憂叫呼聲不休絕緣是命過佛言如是如是比丘於是之間愚駭之子為下士治行求財或正或邪積累財寶一旦命盡財不隨身由如彼鳥名我所者見華茂樹及諸藥樹且欲成熟叫喚悲鳴皆是我所人遂採取不能禁制於時世尊則說頌曰
有鳥名我所處在於香山諸藥樹成熟叫喚是我所聞彼叫喚聲餘鳥皆集會衆人取藥去我所鳥懊惱如是假使人積聚无量寶既不念飲食不施如斯鳥縣官及盜賊怨家水火子奪之或燒沒如我所藥果不能好飲食牀則具亦余香花諸供養所有皆如是既致得人身求歸於種類命盡皆捨去無一隨其身

生經卷第一 第十六 安

是故當殖德願念千後世人所作功德後世且待人元得臨壽終心中懷湯火吾前為放逸故當造德本
佛告諸比丘欲知今時我所鳥者則今此尊長者是是故比丘當修學此不當慳惜除垢濁心常修清淨是諸佛教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野鷄經第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今時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大叢樹大叢樹間有野貓遊居在產經曰不食飢餓欲極見樹王上有一野雞端正姝好既行慈心愍哀一切致行喘息人物之類於時野貓心懷毒害欲危雞命徐徐來前在於樹下以柔軟辭而說頌曰
意寂相異味食魚若好服從樹果下地當為汝作妻
於時野雞以偈報曰
仁者有四脚我身有兩足計鳥與野貓不重為人妻
野貓以偈報曰

生經卷第一 第十七 安

言多所遊行國邑及郡縣不欲得餘人雅意樂在仁君身現端正顏貌立第一吾亦微妙好行清淨童女當共相娛樂如雞遊在外兩人共等心不亦快樂哉時野雞以偈報曰
吾不識卿耶是誰何求耶衆事未辦足明者所不歎
野貓復以偈報曰

既得如此妻反以杖擊頭在中貪為劇富者如雨寶親近於眷屬大寶財无量以親近家室息心得堅固
野雞以偈答曰
息意自從卿青眼如惡瘡如是見鏹點如閉在牢獄
青眼以偈報曰
不與我同心言口如刺棘會當用何致愁憂當思想吾身不具穢流出戒德香云何欲捨我遠遊在別處
野雞以偈答曰
汝欲遠幸挽免弊如跑種接彼皮柔軟余乃得申報
野貓以偈答曰
速來下詣此吾欲有所誼并當語親里

及啓於父母

野雞復以偈答曰

吾有童女婦 顏正心性好 慎禁戒如法 護意不欲違

野雞以偈頌曰

於是以棘杖 在家順正教 家中有尊長 以法戒為益 楊柳樹在外 皆以時茂盛 眾共稽首仁 如梵志事火 吾家以勢力 奉事諸梵志 吉祥多生子 當今饒財寶

野雞以偈報曰

天當與汝願 以梵杖擊卿 於世何有法 云何欲食雞

野雞以偈答曰

我當不食肉 暴露修清淨 札事諸天眾 吾為得此寶

野雞以偈答曰

未曾見聞此 野雞修淨行 卿欲有所戒 為賊欲欲雞 木與果各別 美辭伴喜笑 吾終不信卿 安得雞不啄 惡性而卒暴 觀面赤如血 其眼青如藍 卿當食鼠至 終不得雞食 何不行捕鼠 面赤眼正青 叫喚言貓時 吾衣毛則豎 輒避自欲藏 世世欲離卿 何意今相提

於是猶復以偈答曰

面色豈好乎 端正皆童耶 當問威儀則 及餘諸功德 諸行當具足 智慧有方便 曉了家屠業 未曾有我比 我常好洗沐 今著好衣服 起舞歌聲音 乃今愛敬我 又當洗仁足 為其梳頭結 及當調誕戲 然後愛敬我

於是野雞以偈答曰

吾非不自愛 今怨家梳頭 其與余相親 終不得壽長

佛告諸比丘 欲知余時野雞 今相遮 比丘是也 時雞者我身是也 昔者相遇 今亦如是 佛說如是 莫不歡喜

佛說前世諍女經第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 與大比丘眾俱 余時調達心念 毒害誹謗 如來自謂有道 眾人呵之 天龍鬼神 輝梵四王 悉共曉喻 勿得懷害 向於如來 莫謗世尊 佛為一切三界之尊 有三達智 無所罣碍 天上天下 莫不歸命 云何誹謗得罪 無量卿欲毀佛 由如舉手 欲擲日月 如以一塵欲起須弥 如持一毛度於虛空 調

達聞之 其心不改 時諸比丘 具以啓佛 謂達有何重嫌 懷結 乃余佛告諸比丘 調達不但今世 世世如是 乃往久遠 無數劫時 有一梵志 財富無數 有一好女 端正殊妙 色像第一 諸梵志法其勢 姓者假使 處女與明經者 於時梵志 請諸同學 五百之眾 供養三月 察其所知 時五百人中 有一人 輩上智慧 學於三經 博達五典 章句次第 不失經義 問者發遣 无所疑難 眾處上座 又年朽耄 面色醜陋 不似類人 兩眼復青 父母愁憂 女亦懷惱 云何當為此 人作婦 何異怨鬼 當索之 何於時 遠方有一梵志 年既幼少 顏貌殊好 聰明智慧 綜練三經 通達五典 上知天文 下觀地理 災變吉凶 皆預能觀 能知六博 妙具 盡道懷妊 男女產乳 難易 悉傷十方 銷飛蠕動 鉸行喘息 人物之類 懷四等心 慈悲喜護 聞彼勢姓 大富梵志 請諸同學 五百之眾 供養三月 欲處於女 尋時往詣 一難問 諸梵志等 咸皆窮乏 无辭以對 五百之眾 智皆不及 年少

生經卷第一 第三張 安

梵志則慶上坐時女父母及女見之皆大歡喜吾求女智其日甚久今乃獲願年尊梵志曰吾年既老久許我女以為妻婦且以假我所得賜遺悉用與卿可置此婦傷我年高勿相毀辱年少答曰不可越法以從人情我應納之何為與卿三月畢竟即慶女用與年少梵志其年老者心懷毒惡卿相毀辱而奪我婦世世所在與卿作怨或當危害或加毀辱終不相置年少梵志常行慈心彼獨懷害佛告諸比丘尔時年尊梵志今調達是年少梵志我身是也其女者瞿夷是前世之結于今不解佛說如是莫不歡喜佛說墮珠著海中經第八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一切大聖神通已達時諸比丘於講堂上坐共議言我等世尊從無數劫精進不離不拘生死五道之患欲得佛道救濟一切用精進故超越九劫自致无上正真之道為寂正覺吾為蒙度以為橋梁時佛遙聞比丘所議起到講堂問之

生經卷第一 第三張 安

何論比丘白曰我等共議世尊功德巍巍無量從累劫未精進无厭不避諸難勤苦求道欲濟一切不中墮落自致得佛我等蒙度佛告比丘實如所言誠無有異吾從無數劫以來精進求道初无懈怠憊傷眾生欲度脫之用精進故自致得佛超越九劫出於前我念過去無數劫時見國中人多有貧窮憊傷憐之以何方便而令豐饒念當入海獲如意珠乃有所救過鼓搖鈴誰欲入海採求珍寶眾人大會臨當上船更作教令欲捨父母不惜妻子投身沒命當共入海所以者何海有三難一者大魚長二万八千里二者鬼神羅刹欲斃其船三者張山故作此令得無怨適更令已眾人皆悔時五百人心獨堅固便望風舉帆乘船入海詣海龍王從求頭上如意之珠龍王見之用一切故勤勞入海欲濟窮士即以珠與時諸寶客各各採寶悉皆具足乘船來還海中諸龍及諸鬼神悉共議言此如意珠海中上寶非世俗人所當獲者云何

生經卷第一 第三張 安

損海益閭淨利誠可惜之當作方計還奪其珠不可失之至於人間時龍鬼晝夜圍遶若干之匝欲奪其珠導師德尊威神巍巍諸鬼神龍雖欲競奪如意珠力而不任於時導師及五百人安隱渡海菩薩踊躍住於海邊但頭下手呪願海神珠繫在頸時海龍神因緣得便使珠墮海導師感激吾行入海垂舩涉難勤苦無量乃得此寶當救眾之於今海神反令墮海初邊侍人捉持器來吾等海水至於底溫不得珠者終不休態即器擊水以精進力不避苦難不惜壽命水自然趣悉入器中諸海龍神見之如是心即懷懼此人威勢精進之力誠非世有若令擊水不久竭海即持珠來謝還之吾等聊試不啻精進力勢如是天上天下無能勝君導師者復賣還國中觀實求願使兩七寶以供天下莫不安隱今時導師則我身是五百寶客諸弟子者是我所將導師即精進行入於大海還得寶珠救諸貧窮于今得佛竭生死海智慧无量救

濟羣生莫不得度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旃闍摩暴志謗佛經第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時國王波斯匿請佛及比丘衆於中宮飯。佛出祇樹與大比丘及諸菩薩天龍神鬼眷屬圍遶。釋梵四王華香妓樂於上供養香汁灑地。於時世尊與大衆俱入舍衛城欲詣王宮。有比丘名曰暴志。木匙繫腹。似如懷妊。因牽佛衣。君為我入。從得有身。不給衣食。此事云何。時諸大衆天人釋梵四王諸天鬼神及國人民。莫不驚惶。佛為一切三界之尊。其心清淨。過於摩尸智慧之明。超於日月。獨步三世。無能逮者。降伏諸邪。九十六種。莫不歸伏。道德巍巍。不可為喻。虛空元形。不可汙染。佛心過彼无有等侶。此比丘且既佛弟子。云何懷惡。欲毀如來。於是世尊見衆會心欲為決疑。仰瞻上方。時天帝釋尋時來下。化作一小鼠。齧繫繩。繩即墮地。衆會觀之。瞋喜

交集。性之所以時國王瞋此比丘。且棄家遠業。為佛弟子。既不能暢歡。譬如來無極功德。反還懷妬。誹謗大聖。乎即勅侍者。掘地為深坑。欲倒埋之時。佛解喻。勿得令也。是吾宿罪。非獨彼殃。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賈客賣好真珠。枚數甚多。既圓明好。時有一女。詣欲買之。向欲詣偶。有一男子還益倍價。獨得珠。去女人不得心。懷瞋恨。又從請求。復不肯與。心感遂怒。我前詣珠。便來還奪。又從請求。復不肯與。汝毀辱我在。在生當報汝。怨所在毀辱。悔无所及。佛告諸比丘。國王及諸比丘買珠男子。則我身是其女身者。則暴志是因彼懷恨。所在生處。常欲相謗。佛說如是。衆會疑解。莫不歡喜。

佛說鬻獼猴經第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時諸比丘會共議言。有此暴志比丘。且者棄家遠業。而行學道。歸命三寶。佛則為父法。則為母。諸比丘衆以為兄

弟。本以道法而為沙門。遵修道記。去三毒垢。供侍佛法。及比丘僧。慙哀一切行四等心。乃可得度。而又懷惡。謗佛。謗尊。輕毀衆僧。甚可疑。恠為未曾有時。佛徹聽往問比丘。屬何所論。比丘具啓。向所議意。於時世尊告諸比丘。此比丘且不但今世念。如來惡在。在生亦復如是。吾自憶念。乃往過去无數劫時。有一獼猴王。處在林樹。食果飲水。慙念一切。致行喘息。人物之類。皆欲令度。使至无為。時與一鼈以為知交。親親相敬。初不相忤。鼈數往來。到獼猴所。飲食言談。說正義理。其婦見之。數出不在。謂之於外。姪蕩不節。即問夫。舅卿數出。為何所至。湊將無於外放逸。无道。其夫答曰。吾與獼猴結為親友。聰明智慧。又曉義理。出輒往。造共論經法。但說快事。无他放逸。其婦不信。謂為不然。又瞋獼猴。誘誘我。夫數令出入。當盡然之。吾夫乃休。因便伴病。困劣。普牀其臂。瞻勞醫藥。療治。竟不肯差。謂其夫言何須勞。意損其醫藥。吾病甚重。當得卿所

生經卷第一

卷

親親狝猴之所吾乃活耳其夫答曰是吾親友寄身託命終不相疑去何相品用以活卿耶其婦答曰今為夫婦同共一體不念相濟及為狝猴誠非誼理其夫逼婦又敬重之往請狝猴吾數往來到君所煩仁不枉屈詣我家門今欲相請到舍小食狝猴答曰吾處陸地卿在水中安得相從其體答曰吾當負卿亦可任儀狝猴便從負到中道謂狝猴言仁欲知不所以相請吾婦病困欲得仁所服食除病狝猴報曰卿何以故不早相語吾所挂樹不費持求促還取所乃相從耳便還樹上跳踉歡喜時鼈問曰卿當賣所來到我家及更上樹跳踉踴躍為何所施狝猴答曰天下至愚元過於卿何所有而挂樹共為親友寄身託命而還相品欲危我命從今已往各自別行佛告比丘今時鼈婦則暴志是鼈者則調達是狝猴王者則我身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佛說五仙人經第十一

衆千二百五十人與諸菩薩俱佛告諸會者乃往久遠无數劫時有五仙人處於山數四人為主一人給侍供養奉事未曾失意採果汲水進以時節一日遠行採果水漿態廢眠寐不以時還日以過中四人失食懷恨飢患謂其侍者卿給使令何得如是如卿所行可為禍呪不宜族姓侍者聞之憂感難言退在樹下近水邊坐偏翹一腳思惟自責執勞績久今遠四仙時食之供既失道教不順四等遂感而死其足常著七寶之履翹足而坐寶履墮水而沒一隻命過之後即生外道為禍呪子年十餘歲與其同輩戲于路側時有梵志過見戲童人數很多過觀察之見禍呪子特有貴相應為王者類貌殊異於人中上梵志命曰尔有王相不宜憚憚遊於衆內童子答曰吾禍呪子何有王相梵志又曰如吾經典儀容形體與識書符合尔則應之深思吾語誠諦无欺斯國之王當用某日某時薨殞必禪尔位童子答曰唯勿廣之協令靜密設

生經卷第一

第二十八

生經卷第一

第九卷

如仁言當重念恩不敢自憍梵志言畢尋逃遁走出之他國後曰未幾王薨絕嗣妙求賢士以為國冑羣臣議曰國之無主如人之元首宜速發遣使者勤求有德以時立之使者四布遠見斯童有異人之姿輒尋遣人還啓群臣唯嚴王制威儀法駕幸來奉迎羣臣百寮莫不踊躍如使者所白嚴駕奉迎香湯洗沐五時朝服寶冠劍帶如先王之法前後導衛不遠國典即位處殿南面稱制境土安寧民庶踊悅於時梵志仰瞻天文下察地理知己嗣立即詣宮門求覲門監啓曰外有梵志欲求覲尊王詔見之梵志進入占謝呪願又曰王曰如我所瞻今果前擔寧審諦乎王曰誠哉道人神妙蒙恩獲祚王曰道人豈欲半國分歲珍寶乎婦女美人車馬侍使悉所欲得梵志答曰一無所欲唯求二願一曰飲食進止衣服卧起與王一等相須勿有前後二曰參議國事所決同意莫自尊也王曰善哉思嗣二願此

豈不易乎王脩治國常以正法不枉
萬民梵志受恩因自憐恣輕蔑重臣
羣目忿忿俱進諫曰王尊位高宜與
國目耆舊參議偏信尤士遂令悠慢
欺侮羣職隣國聞之將為所嗤以致
寇難王曰吾少與之久有本摺安
可廢耶目諫不止若王食饌但勿須
之則必敗也王遂可之伺梵志出不
復須還則先之食梵志志曰本要云
何今先獨食王曰雖吾先食卿出未
歸豫別茶饌卿自來晚梵志罵曰咄
痴兒子不顧義理而違本指羣目聞
之臨目毀君威奏欲煞王詔羣目以
何罪罪之各各進曰或云斃之或云
煮之或云肢解或云日擣或云五枚截
耳割舌挑目煞之王无所聽吾奉道法
慈心愍衆生之類不害輻動况危
人命但給資糧驅令出國羣目奉詔
即給衣糧逐使出境獨涉遠路觸冒
寒暑疲極憔悴无所以類而到他國
詣異梵志家舊與親親又而問曰卿
何從來何所綜習業何經典能志念
乎答曰吾從遠來飢寒見逼忘所誦

習梵志心念此人所誦今已廢忘无
所能化當令田作輒給奴子及犁牛
耕見梵志耕種苦役奴子酷令平地
走使東西奴子无聊欲自投水往到
河側則得一隻七寶之履心自念言
欲與大家大家无恩欲與父母必賣
啖食梵志困我役使无賴吾當奉承
以履上之可獲寬恣則賣履還用上
梵志梵志欣豫心自念言此七寶履
其價難訾吾違王意以履奉上僉各
可解尋還王國以履上王深自陳悔
前之罪置願得原赦王曰善哉王即
納之暢裏別座坐之會諸羣目則詔
之曰卿等寧見前所逐梵志不耶答
曰不見設使見者當如之何答曰當
折其手足截其耳鼻斷頭斬腰五毒治
之王曰設使見者能識之乎目曰不
審王出寶履以示羣目命梵志出與
目相見致此異寶當共原之羣目啓
曰此梵志罪如山如海不可赦也獻
履一隻何所施補若獲一編罪可除
也王即可之重逐梵志令更求一隻
梵志煩惱吾本呼嗟而轉加劇還故主

人主人問曰卿至何所而所從來梵志
匿之不敢對說云偶行還則付犁牛
奴子使令耕種如前於時梵志問奴
子曰汝前賣履本何從得奴子俱行
示得履處至于水側遍恣求之不知
隻履奴子捨去梵志心念此之寶履
必從上流來下行求之不得即逆派
上行見大蓮華順流迴波魚口銜之
其華甚大有千餘葉梵志心念雖不
得履以此華上之儻可解過得復前
寵便復執華則見四仙人坐於樹下
前為作禮問評起居聖體萬福仙人
曰然卿所從來若曰吾失王意雖獻
一履不足解過故逆流來求之未獲
仙人告曰卿為學人當知進退彼國
王者是吾等子存待愛敬同食坐起
參互云何一旦罵之痴兒乎卿之罪
重當相誅害今不相問指示樹下則
王先身為侍者時供給仙時坐起一脚
感結而終寶履墮水一隻著脚便自
取去梵志取履稽首謝過還到本國
續以上之王即歡喜羣目意解復其
寵位佛告諸比丘今時王者則吾身

生經卷第一 第三張 安
是四仙人者拘留秦佛拘那含文居
佛迦葉佛弥勒佛是也其梵志者調
達是也佛說今時莫不歡喜

生經卷第一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生經卷第二

安

佛說舅甥經第十二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與大比丘眾俱佛告諸比丘乃
昔過去無數劫時姊弟二人姊有一
子與舅俱給官御府織金縷錦繡羅
縠珍好異衣見帝藏中珍寶好物貪
意為動即共議言吾織作勤苦不憚
知諸藏物好醜多少寧可共取用解
貧乏乎夜人定後鑿作地窟盜取官
物不可數數明監藏者覺物減少以
咎白王王詔之曰勿廣宣之令人知
舅甥盜者謂王多事不能覺察至于
後日遂當懼怵必復重來且嚴警守
以用待之得者取捉無令放逸嚴監
受詔即加守備其人久久則重來盜
外甥教曰舅舅年尊體羸力少若為守
者所得不能自脫更從地窟却行而
入如今見得我力強威當濟免舅舅
適入窟為守者所執執者愛呼諸守
人捉甥不制畏明日識輒截舅頭出

生經卷第二 第二張 安

窟持婦晨曉藏監具以啓聞王又詔
曰舉出其尸置四交路其有對哭取
死尸者則是賊魁棄之四備警守積
日於時遠方有大賈乘人馬車馳填
壹靈路奔突狠逼其人射闌戰兩車
薪置其尸上守者明朝具以啓王王
詔微伺伺不周密若有燒者取縛送
來於是外甥將教僅堅執炬舞戲人
眾搖闌以火投薪薪燃熾盛守者不
覺具以啓王王又詔曰若已弛維更
增守者嚴伺其骨來取骨者則是原
首甥又覺之兼猥釀酒特令醇厚詔
守備者微而酤之守者連昔飢渴見
酒宗共酤飲飲酒過多皆共醉寐俾
囚酒瓶受骨而失守者不覺明復啓
王王又詔曰前後警守竟不緝獲斯
賊狡黠更當設謀王即出女莊嚴瓔
珞珠璣寶飾安立房室於大水傍眾
人侍衛伺察非妄必有利色來趣女
者素教誡女得逆抱捉喚令眾入則
可取執他日異夜甥尋竊來因水放
抹令順派下唱叫奔急守者驚趨謂
有異人但見抹抗如是連苦數數不

護守者耽習睡眠不驚錫即乘株到女室女則執衣甥告女曰用為牽衣可捉我辟甥素兒點預持死人僻以用授女女便放衣轉捉死僻而大稱叫遲守者寤甥得脫走明具啓王王又詔曰此人方便獨一無雙久捕不得當奈之何女即懷姙十月生男男大端正使乳母抱行周遍國中有人見與有鳴號者便縛送來抱兒終日元啼乳母抱兒趣餅爐下市餅鋪兒既見兒即以餅與因而焉之乳母還白王曰兒行終日無來近者飢過餅爐時賣餅者授餅乃焉王又詔曰何不縛送乳母答曰小兒飢啼餅師授餅因而焉之不意是賊何因囚之王使乳母更抱兒出及諸伺候見近兒者便縛將來甥酌美酒呼請乳母及微伺者就于酒家勸酒大醉眠卧便盜兒去醒悟失兒具以啓王王又詔曰卿等頑駭貪嗜狂水既不得賊復亡失兒甥時得兒抱至他國前見國王占謝答對引經說詔

王大歡喜輒賜祿位以為大目而謂之日吾之一國智慧方便元逮卿者欲以目女若吾之女當以相配自恣所欲對目不敢若王見哀其實欲索某國王女王曰善哉從所志願王即有名自以為子遣使者往往令求彼王女王即可之王心念言續是盜魁前後狡猾即遣使者欲迎吾女遣其太子五百騎乘皆使嚴整王即勅外疾嚴車騎甥為賊目即懷恐懼心自念言若到彼國王必被覺見執不疑便啓其王若王見遣當令人馬五百騎具衣服鞍勒一無差異乃可迎婦王然其言即往迎婦王令女飲食待客善相娛樂二百五十騎在前二百五十騎在後甥在其中跨馬不下女父自出屢觀察之王入騎中躬執甥出外為是非前後方便捕何巨得稽首答曰實尔是也王曰卿之聰詰天下无雙隨卿所願以女配之得為夫婦佛告諸比丘欲知余時甥者則吾身是女父王者舍利弗是也舅者調達是也女婦國王父輸頭檀是也母摩

耶是婦羅夷是子羅云是也佛說是時莫不歡喜佛說開居經第十三聞如是一時佛遊拘留國轉遊與六比丘眾五百人俱稍至城裏聚落有自無好音佛頻其中時彼聚落有梵志長者與元央數眾悉共普問有大寂志姓曰畢曇釋族姓子棄國轉遊城裏聚落與大比丘五百人俱彼佛大聖名釋普聞流遍十方莫不宣揚疑者肅驚戰戰兢兢莫不欣戴子曰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天上主導法御天人師号佛世尊則以如來天上人間諸魔梵天沙門梵志開化天人證以六通獨步三界所說經法初語亦善中語亦善竟語亦善分別其義微妙見諦淨修梵行得觀如斯如來至真等正覺善哉摩慶若能稽首敬受道教功祚无量於時梵志長者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却坐一面敬問占謝又手白佛者諸尊者遙見默者却往一面者於時世尊告梵志長者假使有人來問汝者何

生經卷第二 第六段 安

所沙門不當供養奉事答曰不及唯
佛說之佛言其有沙門梵志眼者妙色
耳貪五音鼻慕好香口存美味身倚
細滑志于諸法不捨於欲貪熾思愛
志求無厭焚燒之痛如是之比沙門
梵志不當供養奉事尊前白佛言有來
問者當以是答乃合善義則應法化
所以者何我等著色聲香味細滑之
法思愛之著貪求元歇斯輩之類迷
于五陰惑於六衰官爵俸祿財物富
貴不以慙慊與俗无別以是之故不
當奉供順此等類佛告梵志長者假
使有人未問汝者當供事奉敬尊重
何所沙門梵志當云何乎白世尊曰
其不善念五陰六衰熾怒癡習濟色
聲香味細滑之念斯等積德溫雅和
順正當供事如此之輩沙門梵志
佛告城裏聚落梵志長者汝等何故說
此言乎寧有比類安知沙門梵志已
離婬慾癡又教人離及色聲香味細
滑思愛之著心惱之熱諸情無厭答
佛言吾等數見沙門梵志端正殊好
捨色聲香味細滑所欲處在閑居若

生經卷第二 第六段 安

樹下坐塚間曠野棄諸取惡志元所
求燕居獨處彼則永除色痛想行識
諸法之念斷求念空常察此等沙門
梵志離婬慾癡亦教人離捨色聲香
味細滑之念聽聞如是以斯為樂思
愛之著永以除盡可意色欲諸所慕
求燿然已離則以時節供事所樂五
陰六情亦復如是我觀此等沙門梵
志處在閑居若樹下坐塚間曠野獨
而燕處則已永除眼色耳聲鼻香口
味身受心法積泉德奉恭順和雅如
是比像我等觀之沙門梵志離婬慾
癡及教人離我等今日自歸佛及法
僧奉受五戒為清信士佛說如是莫
不歡喜

佛說舍利弗般泥洹經第十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中舍時賢者舍利弗在耶羅聚落得疾
困劣寢在于牀與諸賢者沙弥俱於
時舍利弗尋般泥洹侍者諄耶俱於
奉事如法已訖取鉢衣服就王舍城
到竹樹間已日昃時從燕處起取鉢
衣服至阿難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

生經卷第二 第六段 安

諄耶沙弥白阿難曰唯然仁者欲得
知不賢者舍利弗已取滅度我今貴
持和上舍利及鉢衣服賢者阿難報
諄耶曰便與我俱往詣佛所敬事修
禮儻從世尊得聞要法諄耶答曰唯
然從命於時阿難與諄耶俱往詣佛
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又手白佛我
身羸極元復力勢柔弱疲劣不能修
法所以者何諄耶
我所稽首足下為我說言仁者欲
知賢者舍利弗已取滅度并貴衣鉢
及舍利佛告賢者阿難汝意諄耶念
舍利弗比丘貴於戒品而滅度定品
慧品解脫品度知見品而滅度乎又吾
了是法致取正覺乃分別說及四意
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
八聖道行佛所現信汝於今見舍利
弗比丘又般泥洹而反愁感涕泣悲
哀不能自勝賢者白世尊曰舍利弗
比丘不貴持戒定慧解度知見品而滅
度也世尊以是分別斯法成取正覺
分別說耳及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
念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聖道行亦不

寶此而滅度也阿難白佛唯然世尊
舍利弗比丘奉戒真諦有妙辯才講
法无厭其四部衆聽之不倦說之不
態多所勸助開化未解令心欣豫莫
不奉命知節止足常志精進志常定
止有大聖智无極之慧卒問對之言
辭應機發遣博達能了尋音答報一
切能通智慧為寶衆德具足舍利弗
比丘巍巍如是以故我見舍利弗比
丘取滅度去愁憂悲哀心懷感感不
能自勝佛告阿難生者在世安可久
存有諸思想緣起之法必當歸盡壞
敗永沒法當崩敗法應當壞欲使不
尔終不可得

佛告阿難佛本自說一切恩愛皆當
別離夫生有終物成有敗合則有散
應當滅盡壞敗欲使不尔安得如意
應當終沒歸于无常離別之法欲使
不散安得可獲乎佛語阿難舍利弗
所遊之處佛心則安不以為慮應當
別離壞敗无常欲使不至安可獲乎
法起有滅物成有敗人生有終與滅
必衰應當无常別離之法欲使不至

未可獲也譬如大寶之山出高之頂
一旦崩摧如是阿難舍利弗比丘在
衆僧中今取滅度如寶山崩无常壞
敗別離之法欲使不至安得如意佛
告阿難猶大寶樹根芽莖節枝葉華
實具足茂好大飢卒墮則現缺減視
之無威如是阿難舍利弗比丘存在
衆僧今取滅度衆僧咸滅應當滅盡
无常衰耗欲使不至豈可得乎是故
阿難從今日往自修身行已求歸依
以法為證歸命經典勿求餘歸云何
比丘作是行乎於是比丘自觀身行
內外非我當自觀察調御其心觀諸
世間皆由无點内觀痛痒觀外痛痒
内外非我入于善哉調御其心察世
无明内觀其心亦觀外心不得内外
入于善哉自調其心觀世无點觀上
日月亦觀外法不猗内外入于善哉
調御其心觀世无點佛告阿難是為
修其身行自求歸依震於法地歸命
于法不震他地不歸餘人
佛告阿難其比丘比丘居清信士清
信女從我受教自修其身自求歸依
震於法地歸於法地歸命于法不震
他地不歸餘人出家比丘為佛弟子順
此教者則順佛教佛說如是阿難及
沙弥諸比丘衆聞經歡喜受教而退
佛說子命過經第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尔時舍衛城中有一異人息男命
過父母愛重无不欲念視之无厭以
子之憂狂乱失志奔走門戶中庭街
路求子願未見我當於何所得觀汝
形於時是人隨其門路出舍衛城至祇樹
給孤獨園往詣佛所默然立前佛問
其人汝何以故本制其心今者諸根
變没不常憊憊羸極其人白佛言用
為問我諸根變異所以者何獨有一
子舉家愛重莫不敬愛視之无厭今
以命過以子之憂而發狂癡其心迷
乱開軒窓及門戶求索子願未見我
何所求子佛言其人恩愛之著別離
則憂啼泣悲氣憂惱之患合會有難
適有所愛必致惱患尔時其人聞佛
所語心中忽然了世无常三世如幻
即受佛戒稽首而退

佛說比丘各言志經第十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越祇音聲叢樹
與尊比丘俱一切聖賢諸通已達皆
悉耆年其名曰賢者舍利弗賢者大
目連賢者迦葉賢者阿那律賢者難
越賢者須菩提賢者阿那旃延賢者憂波離賢者離垢賢
者名聞賢者牛呌賢者羅云賢者阿
難如是之比大比丘衆五百人尔時賢
者大目犍連及大弟子天欲向明從
坐起徃詣賢者舍利弗所時舍利弗
遙見諸大弟子相隨而來適覩此已
至離越所而謂之曰離越且觀大聖
衆來詣目連等賢者離越尋時徃詣
舍利弗所手執涼扇詣舍利弗所所
以者何今日旦當因舍利弗得聞講
法與大弟子一時同心時舍利弗見
大弟子尋以勞賀賢者阿難善來阿
難能自枉屈為佛侍者親近世尊宣
聖明教堂問阿難心所懷疑音聲叢
樹為其樂乎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
香分馥柔軟悅人云何比丘立在於音
聲叢樹之間而現雅德阿難荅曰常以

生經卷第二

卷十二

共
少

時節修具足行分別其講成就傳妙
淨修梵行多所發起多所成就至於
博聞曉了言教心意開解蒙于快見
為諸四輩講說經典粗舉要言濟諸
曠野深谷之患如是舍利弗比丘應
在音聲藥樹之間時舍利弗復問離
越師意云何賢者阿難所說辯慧猶
師子吼今問離越仁者觀此音聲藥
樹為快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
香芬馥柔軟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
聲藥樹之間而現雅德離越答曰唯
舍利弗假使比丘閑居燕坐樂于獨
處除去妄想而无愛欲在於衆人而
不放逸不樂輕戲憚怕定然其心不
亂志在空行如是比丘應在音聲藥
樹之間則現雅德

又舍利弗復問賢者阿那律卿意云
何在音聲藥樹為快樂不威神巍巍
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軟悅人云何
比丘在於音聲藥樹而現雅德阿那
律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天眼微
視道眼清淨觀於天人三千大千佛
之國土普見无尋譬如假喻有眼之

人上高樓閣從上視下悉見所有人民行來出入進退居止屋舍如是舍利弗比丘天眼觀見三界无一罣碍在於音聲葉樹之間則現音雅舍利弗問大迦葉曰卿意云何在音聲葉樹為快樂不感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音芬馥柔軟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葉樹而現弗假使比丘自處閑居勸人閑居自修賢聖勸人賢聖自服弊衣勸人弊衣自知止足勸人止足自身少求勸人少求自身寂然勸人寂然自身精進勸人精進自身制心勸人制心自身定意勸人定意自身專修勸人專修自身戒具三昧智慧解脫度知見慧勸人亦然自身教化勸發衆人聽採法義開化說經於法无厭勸人亦然如是舍利弗比丘在於音聲葉樹之間則現音雅又舍利弗問大目犍連卿意云何在音聲葉樹為快樂不感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音芬馥柔軟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葉樹而現雅德目連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

生以類聚

集十四

5

得大神足威聖无量普尊自由於其神足所念自在於變化示現无央數形能變一身至不可計則還合一於此牆壁山藪谿谷通過无碍出入元孔入地復出辟如水履水不溺若行陸地處於虛空結加趺坐若如飛鳥身出光燦如火火聚身中出水猶如源泉其身不濡今此日月威神光光照於天下從地舉手捫摸日月化大其身至于梵天如是舍利弗比丘在於音聲藥樹之間則現奇雅今時目連問舍利弗曰卿意云何在音聲藥樹為快樂不乎威神巍巍花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軟悅人云何以丘在音聲藥樹而現雅德舍利弗答曰假使比丘制心自在不隨身教自於其室三昧正受發意之頃明旦日中日冥定意一心人定夜半後夜自由所行常得自在无所罣碍譬如長者若尊者子淨水洗沐著新好衣所有具足无所乏隨其所欲欲得何衣泉寶瓔珞香花伎樂明晨日向夜所欲止處衣裳服飾卧起牀檣恣

得自在如是日連制心不隨乱意明旦日中闇冥人定夜半後夜隨其所欲禪定三昧隨其所觀皆得自在比丘音聲藥樹則現奇雅今時賢者舍利弗謂目捷連賢者已說吾等之類盡各言志隨其辯才各宣其意寧可俱往詣佛大聖啓說此事如佛所說吾當奉行目捷答曰唯命是從於是舍利弗前白世尊我等之類各演所知今故啓白得其理不於是世尊讚舍利弗賢者阿難善哉善哉阿難所說所以者何以丘憍聞則持不忘若有說法初善中善竟善分別其義微妙具足淨修梵行能分別此如是像法博聞普達觀之自在其心清淨降伏諸根皆能曉了則為四草粗略舉要演說經典各令得所善哉善哉離越若之所說所以者何假使比丘在於閑居其行寂然其心清淨分別空无善哉善哉阿那律余之所說所以者何今卿天眼觀見三千大千佛國如於高樓上察見在下善哉善哉迦旃延余之所說所以者

何汝見四諦無復狐疑善哉善哉須菩提能解說空法以空為本善哉善哉牛伺余之所說所以者何畏生死苦樂於涅槃善哉邪釋分別經義演說佛典善哉善哉優婆塞離分別罪福奉修法律善哉善哉離垢去三毒罪得三脫門善哉善哉名聞清修善德并化衆人善哉善哉羅云守護禁戒无所違犯善哉善哉大迦葉樂在閑居勸他閑居以十二事常自修身亦勸他人善哉善哉目捷連得大神足无量天尊自在分一為万万還合一能捫摸日月身至梵天善哉善哉舍利弗明旦日中日入人定夜半後夜禪定三昧常得自在如長者子沐浴著衣以寶瓔珞晝夜三時志意所服佛告諸比丘汝等各說所知皆快順法无所違錯復聽吾言云何以丘在音聲藥樹為快樂乎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軟悅人在音聲樹而現雅德於是比丘明旦從其衣鉢入于聚落若在某國處在樹下於是明旦著衣持鉢入彼國邑若於聚

生經卷第二

第九經

落護諸根門分衛始竟飯食畢訖藏去衣鉢洗其手足獨坐燕處結跏趺坐正身直形安心在前則觀於世一切无常心自念言假使吾身漏盡意解乃從坐起轉如所言諸漏不盡不從坐起比丘如是在音聲叢樹則現奇雅於時世尊而說偈曰

博聞持法微妙軍 分別經典解法義
為无央數而講說 有志閑居樂獨處
內自觀身外勸化 執御樂禪身自行
遵修世尊博聞教 有在燕處若樹下
其目清淨无所著 獨除身病四百四
觀見衆生若千種 燕處樹間德如斯
辟如師子由山居 獨處閑居倚寂靜
止足解脫隨類教 處在燕處德如斯
若在天上下梵宮 若捷沓起及人間
音能至彼无所尋 處在燕樹德如斯
淨妙智慧普解人 心得自在諸根定
一切知足棄諸惡 處在燕樹德如斯
如是上人說微妙 各各講法隨所知
所演善哉順上義 往詣世尊叙所說
其天中天无廢導 音聲如梵寂志尊
其諸神通普平等 尊師應時開慧門

生經卷第二

第九經

彼時世尊曰除雲 因此興教聽吾言
如詣比丘所應行 燕處樹間志奇雅
貪諸微妙多少求 寂勝分別其心行
善水持鉢威儀則 其行如鳥遊虚空
其有能修如此妙 聖不與燕无懷害
得至寂然去塵垢 處在燕樹德如斯
佛說如是諸大弟子天龍鬼神阿須
倫聞經莫不歡喜

佛說迦旃延無常經第十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阿和提國今時賢
者迦旃延告諸比丘諸賢者聽一切
合會皆當離別雖復安隱會致疾病
年少當主雖復長壽會當歸死如朝
露花日出即墮世間无常亦復如是
年少強健不可常存譬如日出照於
天下下久則沒如是賢者合會有別
人生有死興盛必衰一切萬物皆歸
无常壞敗歸盡如樹果熟尋有墮憂
萬物无常亦復如是合會有離興者
必衰譬如陶家作諸瓦器生者熟者
无不壞敗如是賢者合會有離興者
必衰生者有死恩愛離別所求所慕
不得如意今時則有惡應變現矣

生經卷第二

第三經

其病見前諸相危熱身得疾病命轉
向盡骨肉消滅已失安隱得大困疾
懊惱巨言體適困極水漿不下醫藥
不治神呪不行假使解脫无而復益
習見如是尋退捨去最後命盡至於
鞭乾與于殛危若使為慶命欲盡時
則有六痛適於苦毒鞭乾之惱衆患
普集已所不欲自然來至轉向吁氣
或塞不通但有出氣无有入氣出息
亦極入息亦極諸脉欲斷失於好顏
卧起須人人常飲飼雖得醫藥糜粥
舍之必復苦極不能消化欲捉虚空
自汗流出聲如雷鳴惡露自出身卧
其上歸於賤處命盡神去載出野田
或火燒之身體臭腐无所識知飛
鳥所食骨節支解頭項具處連筋斷
節消為灰土一切無常當是之時身
為所在頭足手脚為何所處初死死
時出在莊閭父母兄弟妻子皆共逐
之親厚知識亦復如是啼哭愁憂悲
哀呼嗟推背殯殮葬埋已訖各自還
歸亦不能救身獨自當之棄捐在地
猶如瓦石不聞聲香味細滑亦不見

色及與五欲無所識知以是之故知
身無常孝順供養父母恭敬沙門諸
道士布施持戒齋肅守禁修行起住
迎逆稽首作札叉手自歸今諸賢者諦
省察此當念無常苦空非身於是
說偈曰

已見如此大恐懼 計求人身其難得
當行精進投頭火 除諸勤告立大安
往古佛時值不開 莫計吾我及放逸
得無過此無量苦 生死之竟池獄酷
志在愛欲無為惡 伏諸根本故說此
無得念惡及諸想 得至寂然如壞賊
元得念言是我所 於是元我亦無吾
元得不尊自謂勢 攝身諸事伏其心
常當善觀知身時 抒棄軀命元所著
元得長夜在惡趣 慎莫為此適是患
勿復往三閻羅界 常當孝順供二親
積累功德為後護 因是疾得賢聖路
勿求眾安而犯惡 元承邪教為平暴
觀察此以常興施 棄捐愛欲諸瑕穢
然後當求於父母 妻子親屬及知友
常承佛教不違命 將元不值就後世
假使疾病求父母 妻子親屬及知友

欲令救護不能得 切德智慧後世明
賢者迦旃延為諸比丘說法如此比
丘歡喜則時受教

佛說和利長者問事經第十八

聞如是一時佛遊鄰國波和索樹
間與大比丘眾比丘三曰人余時和
利長者往詣佛所稽首足下退坐一
面佛告長者吾欲問汝假使魔來及
魔官屬及无央數諸外異道問以辟
咎汝當諦聽善思念之唯然世尊願
樂欲聞於是長者與諸大眾受教而
聽佛告長者何謂大魁長者白曰唯
然世尊大魁有四何謂為四一日地
種二曰水種三曰火種四曰風種是
曰四大魁佛言何謂地種答曰謂有
五事立堅強不柔脆能任運者佛
言善哉善哉長者能解彼諸地種永
不現不長者答曰唯然世尊我身能知
地種滅沒不可知佛言善哉復問何
謂水種答曰唯然世尊水有五事津
液通流細滑微碎无有形貌猶如羅
網遍至諸脉佛言善哉善哉長者汝
乃能知水種滅沒不知履時答曰唯

然世尊知歸无常永不現也佛告長
者何謂火種長者答曰溫燭之類能
令人熱有所消化而能焚燒光燄之
類佛言善哉長者汝乃能知火種滅
沒不復現耶答曰能知无常歸盡不
現佛告長者何謂風種長者答曰風有
五事寒冷之類輕颺駛疾有所颺吹出
入得通有諸響聲佛言善哉善哉今乃
能知風種忽然沒不復現耶答曰唯然
世尊能知風種自然歸盡佛言善哉善
哉長者世尊又問豈不觀見其種寂
聲答曰唯然知其種聲平等如稱其
四大魁為何所處答曰猗欲飲食思
愛又問其四大魁為何所猗答曰展
轉相依又問為何所趣答曰趣色諸
入又問諸入為何所歸答曰歸罪塵
勞又問何因有罪塵勞答曰唯然世
尊其識及身各自別異而各離散又
問命盡身壞為何所趣答曰豈有所
趣身元心意身識各別又問長者續
以故識歸於所趣更得異識耶答曰
唯然世尊不覺故識歸於所趣不離
故識亦元異識云何長者見於法乎

生經卷第二

第三品 安

辭如世尊眼識非常耳識有異不共
合同如是世尊沒生死如是所見无
狀而以存命佛言善哉善哉長者於今
長者一切所問報答如應審實不虛
寧是不實答曰不實所以者何如大
聖說於是世間所與不實欲法悉虛
我念世尊此世俗事皆以虛立未曾
有法佛言善哉善哉長者假使有說
世事皆虛悉未曾有則諸佛說所以
者何世事悉虛无有一實於是世間
皆未曾有佛說如是和利長者受教
歡喜而退

佛說佛心持持經第十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菟檀菟國實近大
海之邊佛所行樹於師子座與元史
數諸天眷屬圍遶而為說法彼時世
尊告安詳摩夷巨天及淨居身天子
諸天子當知有持持名佛心之法過
去如來至真等正覺所說為四部會
眾於後世救攝擁護令得自歸普獲
特勝所生到慶護一切義為諸菩薩
學大乘者令蒙法恩使得普至一切
所為則有超異以故說耳今者諸賢

生經卷第二

第三品 安

亦當受之持誦誦讀我滅度後眾後
世時四輩眾會學大乘者聞其名者
當分別說為他人講心懷忍辱心得
自在聞其音難設其名起異德性
如來所說而復攝護已願眾上所見
自在其有欲聞當為說之眾會對曰
唯然世尊當受聖教如佛所言終不
敢違使如來教普然具足眾會又問
何謂世尊佛心持持法乎世尊告曰
今次第說无垢離垢造一切義皆已
逮得所作諸德无有邊際三世平等
一切十方具足諸德示現一切諸所
有藏諸法自在具足成就所作通達
普了周匝除一切眼皆於三界普至
十方寂然憺怕獲諸脫門分別法界
究竟獨著皆念一切諸所作為超度
餘心已得解脫除結縛法普於虛空
本性清淨无垢勸化三處過去當來
現在平等三世斷除无餘難於所有
第一度證而行如言所作成就一切
大慈而興大哀於一切人而無所度
佛告天子是為佛心持持法也為四
輩說求菩薩乘其有誦誦懷在身心

生經卷第二

第三品 安

諦曉了識持此經者壞諸思想辟若
如來立在于頂思則得見其有能
見者有聞者能說經法若有持者未
曾有忘究竟於學當復得往於道所住
說經寂然以故講經所持當持未曾
忽疑以是之故能忍持持一切所聞
所得如海遠不起法忍於一切法而
得自在无所罣碍至解脫門如意具
足於現在法於我法教當受重任棄
諸重擔此族姓子則為見佛若觀此
等當從聽受當觀其法莫察其形
不當毀訾而輕易也摩夷巨天子
白佛言唯然受教不敢違也普當宣
傳如來之命然於後世以是經法為
四輩說及菩薩乘當為分別若有誦
得若有忘者當為開示族姓子汝當
令得見及使聽聞護如來所說言教
我等亦當奉受如來所說此族姓子
當成大義佛告摩夷巨天子卿當奉
行如今所言是則佛教佛說如是摩
夷巨天子淨居諸天一切眾會天龍
鬼神世人阿須倫聞經歡喜
怨家像知識而強結親友諸王所行多

則主於土地其國多大臣而常興聞諱當為造聲眼於是說如是

跋飢梨丘 跋飽梨丘

師比丘 跋羅陀 薩偈陀 沙瑜投

陀迦阿夷比兜波 跋羅跋那旃跋離

那波羅 翅提丘陀勝丘 丘拔散丘

摩呵易那光陀利那

其有於是於我空耗所有財寶令速

得之若過去則以是神呪當以手授

重其手足擁護於膝重於臍常皆見

重為脇見重使下見重令頸見重使

心見重令四部眾皆使見重悲令平

等所從來處風散其華

迦那提奴 迦那提陀 迦那提屠

迦那提屠取拔鞞陀 叱闍叱者

朱陀闍陀 波沙提 波沙檀丘耶離迦

弥仇弥遮羅跋 朱羅鈴摩丘阿提陀

浮弥美那伊俞羅頭那跋祇祇弥

比闍祇弥 薩拔那樓 弥檀光南摸

摩迦丘 阿祇比耶令所提告 梵天

勸助

佛說護諸比丘呪經第二十

聞如是一時世尊遊於摩竭羅閱祇

城東在於奈樹間梵志丘聚從是北

上上錫提山中天帝石室介時元數

比丘各各馳走忿忿不安如捕魚師

布網捕魚魚親馳散世尊遙見元數

比丘各各馳散擾擾不安佛問比丘

何為馳散擾動如斯若魚畏網比丘

對曰我遭患所在不安遇諸賊盜鬼

神羅刹諸鳥及龍餓鬼師子及諸妖

魅鬼魅非人熊羆諸邪溝邊涸鬼蠱

道巫呪佛告比丘當為汝說常當救

濟一切擁護諦聽善思念之比丘答

曰唯然受教佛言何等為一切救濟

擁護如是

阿軻弥迦羅移嚳嚳嚳 般錚

阿羅錚 摩丘拔賴兜 呵頭沙

翅拘梨因提捺者比丘拔 迦羅須弥

者羅難拂在者羅

阿耆破耆 阿羅因阿羅耶 耶勿遮坦

錚移阿錚

若不解脫我當勸解為其擁護救濟

令安吉祥无患若賊鬼神羅刹蠱道

符呪護四百里周匝無敢燒者其不

佛告比丘今吾普觀天上世間若如

是呪願擁護終无恐懼衣毛不豎

除其宿命不請南無世尊所呪者吉

梵天勸助是呪

佛說吉祥呪經第二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城是名曰轉

法輪莫能踰者是地廣普若有燒者

佛皆說之今當講誦大人聖賢具足

歸彼時佛告賢者阿難吾為汝說神

呪之王汝當持之諸佛所說至誠行

趣道行十二因緣行月行日行賢者

行日月俱行諦聽善思念之阿難言

受教而聽如是

休樓牟樓 阿迦羅 鈺羅莫迦坦

羅毖提波羅鈴波蓋阿丘呵 耶拔

阿丘耶 提阿提耶提類祇衣掃盧

羅羅毖提摩那羅羅波夷叱

無量提持諸印之王諸佛所說為至

誠行為修道行平等跡行日行月行

如日月行佛語阿難此提持句為佛

之句為尊上句為學句聖賢之句得

利義句所懷來句無兵仗句若族姓

生經卷第二

第三段 安

之門能分別說佛告阿難雪山南脅有大女神名設陀憐迦音名有五百子及諸眷屬彼聞此經即自起往舉聲稱怨嗚呼痛哉嗚呼何以劇乎吾身本時取若干百衆生人精以為飲食害命服之於今不堪不能復犯沙門瞿曇為四部衆而設擁護所以者何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是神明童男童女入於郡國縣邑聚落持是吉祥呪若誦誦說无能燒者所以者何今沙門瞿曇所說神呪速逐非人滅除衆患常住於此而現於魔宮諸弊魔言天王欲知沙門瞿曇以空界今者天王當共拔鎧將諸群從勒兵衆譬如菩薩初坐樹下魔被以鎧甲及諸兵衆往詣佛所於是世尊告阿難曰是大女神設陀憐迦止於雪山之南與五百子俱遙聞如來說神呪持印呪恐怖懷懷衣毛為豎及於諸魔一切官屬及餘衆魔於時彼魔被其鎧鎧與眷屬俱往詣世尊惡心欲詣沙門瞿曇彼時有菩薩名曰降棄魔降魔及官屬還詣佛所

生經卷第二

第三段 中此

稽首聖足又半歸佛白世尊言我已攝制於此弊魔及諸官屬發遣諸兵并設陀憐迦大女神而制伏之不敢為非亦不敢燒比丘比丘且清信士清信女不敢中宮元所妨廢善哉世尊願說持持法印為四輩衆令皆得擁護使得安隱唯佛加良普及人民令得安隱於是世尊為是神呪應時欣笑阿難問佛世尊何故笑笑當有念佛告賢者阿難汝寧見降棄魔菩薩道行殊特降魔官屬設頭迦憐大女神技術皆以壞敗心懷憂感於彼忽然沒而不現到斯說是持持之印介時世尊思此持持印王攝伏一切諸惡鬼神及諸妖魅除一切燒伏鳩伏鳩休浮休樓阿祇提如是持持印王呪其有鬼神女神鳩樓龍金翅鳥及諸弊獸一切衆魅至意有意在道斷他懷來為食為句跡甘嘗為月動攝善震動意為心何況細微無不徹也其大德持持无擇無害而無所斷其心誦其十事讀於今笑當所作者亦无所選佛告阿難是无擇句持持印无所選句安隱句擁護句於諸衆人无所

生經卷第二

第三段 安

燒句無所害句禁制句誦誦者句為四部衆則設擁護人與非人不能犯也若卧出時所在寤寐无敢燒者况佛所說其聞此呪莫不安隱佛說如是歡喜而去

生經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兼都監奉勅彫造

生經卷第三

安

西晉三藏生法護譯

佛說持經第二十二

聞如是一時世尊遊於摩竭在法闍居佛之道樹初成道時與萬菩薩俱一切成就普賢菩薩行於無願其行無餘及空元菩薩蓮花藏菩薩寶藏菩薩行藏菩薩妙耀菩薩金剛藏菩薩力士藏菩薩無垢藏菩薩調定藏菩薩與一萬菩薩俱與一佛世界三千大千塵數菩薩俱各各從異佛國而來會此所從方來化師子座諸首佛足在於佛前坐師子座於時此等菩薩大士不計吾我清淨無瑕各心念言於此何因不可思議諸佛世尊所有境界无能稱量諸佛世尊本之所願而有殊特何因諸佛如來感動何謂所為不可思議無量尋行云何世尊無念無想致此殊特於時世尊尋知此等諸菩薩心之所念諸坐菩薩諸佛元處亦無不住欲問如來諸佛威神一切光明佛威神德精進无踰

生經卷第三

第三張

安

而得皆立皆入諸佛諸持持法廣大聖覺是等所入殊特如此元所星尋身之所入亦皆如此諸佛眷屬棄捐諸瑕諸佛之法而不可獲而常安隱於時蓮華藏菩薩入諸法所趣之心無所星尋所念法門无諸弊尋諸菩薩行為普賢願合集等行正住於願入諸佛法見十方佛加於大哀度於元極降伏衆生休息惡趣一切菩薩諸三昧定觀了本際諸佛之慧所行无盡莫不歸伏趣諸道慧皆照持分別諸度蓮花之藏其諸菩薩承佛聖旨各自說言諸佛盡聽諸佛世尊所行無量極大變化隨其本相曉了諸法一切皆知諸佛超異都无陰蓋諸佛世尊普逮法界入于法界諸佛世界有無處所无所星尋何為十在兜術天現盡壽命忽沒无能禁制亦无有處入母腹中十月而生又棄捐家而樂出外心常欣悅坐佛樹下積累一切諸佛之法一時之頃普諸佛土示現如來感動瑞應常轉法輪志殖德本分別辭說當得佛時具成菩薩而以

生經卷第三

第三張

安

法成諸佛世尊永无住處在在智慧而建立之是為佛子無有處所亦無所住復次佛子諸世尊有十教目何等十教化一切諸度無極皆除一切諸元智法常修大哀有十種力普轉法輪教化羣黎禁制衆生成平等覺開通萌類今无所住於此無行相法自歸已得寂然亦教他人至覺滅度是為十復次佛子復有十事疾見如來何等十適見諸佛則觀衆生便棄一切諸所歸趣取要言之速疾具足福德眷屬速受諸德之本即得清淨无所短乏便除狐疑適見諸佛為衆生等示于大乘令無所畏尋得成就為不退轉適得逮見諸佛世尊疾求分別衆生之源而開度之便逮度世淨衆生根適得逮見諸佛世尊便无弊尋是為十佛說如是諸菩薩聞經歡喜佛說所欣釋經第二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所欣釋子多所遊至出入無節所詣門族不可稱計或晨或冥或早入冥出

生經卷第三 第四版 安

於時阿難漫陀薄拘盧等合會一處
謂所欣擇子曰賢者何為而多行來
不知時節何不時出時入所詣之處
不自節量所欣擇子尋罵眾賢出處
穢淨卿等无智擾擾搖動不能自安
喧呼惡口卿等慙急不為眾僧有所
興立吾今出入常為眾僧嚴辦所當
卿等能任如是勞乎為諸眾僧有所
辦耶勿得謂吾多有事理諸賢多務
甚於吾身所欣擇子卿等且復有所
合辦知何如吾辦眾僧事時諸比丘同
共發意彼時三人言語柔軟威德殊
妙依李福行多所獲致過踰於彼所
欣擇子鉅愚男子以率暴決愚驕自
用強有所求不得如志有一異天詣
長者家得滿大甕若干供養賢者阿
難詣他長者以柔軟辭宿德堅強為
說經法令其家人歡喜踊躍從得分
衛大獲供養隨意所施不強不求時
諸比丘往啓佛具說本末佛告諸比
丘於此四人不但今世諍切分衛唯
有一人所獲薄少餘人得多阿難比
丘眾人勸助一切所安往古久遠不

生經卷第三 第五版 安 莫信

可計時於他異土時有四人以為親
厚相親聚會共止一處時有獵師射
獵得鹿欲來入城各共議言吾等設
計從其獵師當索鹿肉知誰獲多俱
即發行一人陳辭出其麤言而高自
畜咄卿男子當惠我肉欲得食之第
二人曰唯兄施肉令弟得食第三人
曰仁者可受以肉相與吾思食之第
四人曰親厚指肉唯見兄施吾欲
食之俱共飢渴時獵師察四人言辭
各隨所言以偈報曰
卿辭甚麤麤云何相與肉其言如刺人
但以相相施
復以偈報第二人曰
此人為善哉謂我以為兄其辭如肢體
便持一脚與
復次第三人以偈報曰
可愛敬施我而心懷慈哀辭言如腹心
便以心肝與
復次第四人以偈報曰
以我為親厚其身得同契此言快善哉
以肉皆相施
於時獵師隨其所志言辭麤細各與

生經卷第三 第六版 安

肉分於時天頌曰
一切男子辭柔軟端其身是故莫貪言
衰利不離身
余時佛告諸比丘第一鹿辭則所欣
擇子第二人者毘陀和梨第三黑優
陀第四阿難也天說偈者則吾身余
時相遇今亦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國王五人經第二十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余
時諸尊比丘各發心言賢者舍利弗
賢者阿那律賢者阿難輪輸及諸弟
子五百之眾本俱一時棄家為道无
所貪慕不志世榮志為沙門時舍利
弗嗟歎智慧最為第一斷眾狐疑和
解開諍分別道義无所不通如冥中
有炬火多所照曜時阿那律嗟歎巧
便為眾人近多所成就現若于術令
人喜悅工巧第一於時阿難歎端
正色像第一顏貌殊妙見莫不欣眾
人愛重一切尊敬歎為佛有三十二
相於時輪輸既勤修習未曾有怨嗟歎
猜進世間無倫又能入海多所成辦

如來世尊現生擇種棄國捐王得成佛道端正無比色像第一如星中月光明起日體長丈六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其臂八部出万億音所講說法天龍鬼神人物之類各得開解皆得其所佛諸兄弟伯叔之子雖各自譽皆歸命佛以為弟子佛之功德不可編限從无數百千億劫積累功德自致得佛為一切人示其道路俱往詣佛問其本末誰為第一我等聚會各各自歎已之所長佛告比丘此諸人等不但今世各自稱譽常歎已身第一無雙前世亦然生所歸皆伏吾所吾尊無極所以者何乃然過去无数久遠世時有一國王名曰大船國王廣大羣僚大臣普亦具足其土豐熟人民熾盛王有五千第一智慧第二巧第三端正第四精進第五福德各自嗟歎已之所長

其智慧者嗟歎智慧天下第一以偈頌曰

智慧最第一能決衆狐疑分別難解義和解之然結能以權方便令人得其所

衆庶觀歡喜志共等稱譽

第二者嗟歎二巧以偈頌曰

二巧有技術多所能成就機關作木人正能似人形舉動而屈伸觀者莫不欣皆共歸遺之所技可依因

第三人嗟歎端正以偈頌曰

端正最第一色像難比倫衆人觀顏貌遠近莫不聞皆來尊敬之慎事普懃懃家人奉若天如日出浮雲

第四人嗟歎精進以偈頌曰

精進為第一精進入大海能越諸患難多致珍寶財勇猛多所能由是无所碍家業皆成辦親里敬欣戴

第五人嗟歎福德以偈頌曰

福德為第一所在得自然富樂充有極生生為福田福為天帝釋梵天轉輪王亦得成佛道只是道法王

各各自說已之所長各謂第一無能決者各自立意不相為伏轉相謂言吾等各當自試功德現丈夫之相遠近諸國詣他土地尔乃別知殊異之德誰為第一時智慧者入他國土推問其國人民善惡穀米貴賤豪富下

劣聞其國中有兩長者豪富難及舊共親親中共相失衆人招攷聞使成忘積有年歲无能和解者其智慧者設權方便賣好饋遺百種飲食詣長者門求宗奉現長者即見進其所賣餽遺之具以其長者名辭謝問評前者相失以意不及衆人攜妓遂成然結積年連曠不得言會思一侍面叙其辛苦故遣飲食餽遺之物唯見納受无見譏責亦无父慈母難故遣吾來以相喻意其長者聞欣然大悅吾欲和解其日久矣但無親親以相喻意乃復厚信枉屈相喻誠非所望同念厚意便順未言不敢違命其智慧者解長者意燿然无疑辭出而退詣第二長者亦復如是解喻其意如前所言便共剋期共會其處聚合衆人和解仇怨應時醺飲作諸伎樂共相娛樂各各相問本末和解意乃知此人以善權和解兩怨令親如故各自念言吾久相失一國中人不和解乃使此人遠來相問和解其恩難量非辭所盡各出百千兩金而奉遺之

生經卷第三 第十張 安

即持此寶與諸兄弟以偈頌曰

言辭所具足辯能造經典正士能博聞
安隱至究竟觀我以智慧致此若干寶
衣食自具足并及布施人

時第二工巧者轉行至他國應時國

王喜諸技術即以材木作機關木人
形貌端正生人無異衣服顏色黠慧
無比能工歌舞舉動如人辭言我子
生若干年國中恭敬多所饒遺國王
聞之命使作伎王及夫人升閣而觀
作伎歌舞若干方便跪拜進止勝於
生人王及夫人歡喜无量便角瞻眼
色視夫人王遙見之心懷忿怒促勅
侍者執其頭來何以瞻眼視吾夫人
謂有惡意色視不疑其父啼泣淚出
五行長跪請命吾有一子甚重愛之
坐起進退以解憂思愚意不及有是
失耳假使然者我共當死唯以加哀
愿其罪贖時王甚不肯聽之復白
土言若不活者願自手然勿使餘人
王便可之則拔一有機關解落碎
散在地王乃驚愕吾身云何瞋於材
木此人工巧天下無雙作此機關三

生經卷第三 第十張 安

百六十節勝於生人即以賞賜億万

兩金即持金出與諸兄弟令飲食之
以偈頌曰

觀此工巧者多所而成就機關為木人

過踰於生者歌舞現伎樂令尊者歡喜
得賞若干寶誰為最第一

第三端正者轉詣他國人民間有端

正者從遠方來色像第一世間希有
人民皆往奉迎飲食百味金銀珍寶

用上遺之其人作伎眾庶益悅瞻戴

光顏如星中月驕貴之於多有財寶

眾藏盈滿獻致珍異無數億寶得此

寶已與諸兄弟以偈頌曰

善哉色如化端正顏貌足女人所尊敬

又得常安隱眾人所觀察猶如星中月

今致若干寶自食并施人

第四精進者轉詣他國到一江邊見一

栴檀樹隨流來下脫衣入水泗截接

取國王家急求栴檀即載送上金得

百万所得之寶不可稱計與諸兄弟

以偈頌曰

精進軍第一勇猛能入海致於眾珍寶

以給家親屬賴我浮江水接得妙栴檀

生經卷第三 第十張 安

致金若干數自食及施人

第五福德者轉詣大國時天暑熱卧

于樹下日時映中餘樹蔭移此人所

卧樹蔭不動威神巍巍端正姝好猶

如日月彼國王薨无有太子可嗣立

者眾人議言當求賢士以為國主募

人四出選擇國內可應立者使者按

行見一樹下有此人於世希有卧

於樹下樹蔭不移心自念言此非凡

人應為國主尋往遍尋國之大巨具

說本末於時君王即嚴威儀遣使驛

乘印綬冠轎車駕衣服則往奉迎洗

沐塗香衣冠被服佩帶畢訖皆拜謁

稱曰昇車入宮南面立詔國即太平

風雨時節即時執外詔有四人一者

智慧二者工巧三者端正四者精進

皆至中間一時俱集令住侍衛時福

德王以偈頌曰

有福利德者得為天帝釋帝王轉輪王

亦得為梵王智慧及工巧端正并精進

皆詣福德門侍立為臣僕

時福德王遂以高位署諸兄弟各令

得所佛告諸比丘余時智慧者則舍

生經卷第三 第十張 安 止

利弗是二巧者則阿那律是端正者則阿難是精進者則輸輪是福德王者即吾身是此等尔時各自稱歎已之所長以為第一於今亦然昔尔時世皆不如吾而各自嗟歎吾成佛道三界之尊今皆歸吾以為弟子依佛得度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蠱狐為經第二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逝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時佛告諸比丘調達見危橫見嗟歎者不得其理拘迦利比丘嗟歎調達調達亦復歎拘迦利比丘其彼二人橫相嗟歎无義無理諸比丘聞往白世尊唯然大聖觀拘迦利比丘因修正典緣法律教以信出家而為沙門橫歎調達以非為是不得義理又彼調達嗟歎拘迦利比丘以非為是以是為非佛告諸比丘今此輩愚騷之等不但今世橫相嗟歎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前世亦然乃往過去久遠世時黃門命過親里即取棄穢樹間彼時蠱狐為鳥來食其肉時共相嗟嘆

生經卷第三 第十四張 安 止

樹間為狐說偈曰
君體如師子其頭如仙人脂猶鹿中王
善哉如好花

於時蠱狐即樹間以偈讚曰

誰尊在樹上其慧第一軍其明照十方
如積紫磨金

於時鳥以偈報頌曰

君則大師子欲見君故求君脂如鹿王
善哉得利義

蠱狐復以偈報頌曰

誠信實相知俱相歎至誠合積紫磨金
所問服食此

尔時去彼不遠有大仙人處於閑居

淨修為道閑寂及鳥轉共相譽心自

念言彼等之類橫相咨嗟彼言皆虛

無一誠實以偈問曰

吾久見所興至此俱兩舌自藏於樹間
俱食於肉

於時鳥瞋恚以偈報仙人

師子及孔雀共食於禽肉於彼翫滅頭
次第而求活

仙人以偈答曰

擗樹鼻下極一切鳥所惡眾鹿所依因

生經卷第三 第十五張 安 止

棄死黃門身汝輩下賤物俱來聚會此
食於黃門身自稱為上人

佛告諸比丘欲知尔時蠱狐者調達

是鳥者拘迦利是仙人者則菩薩是

尔時俱共相歎以非為是以是為非

於今亦然

佛說比丘疾病經第二十六

聞如是一時佛逝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一比丘疾病困篤獨自一身元有等類元有親者亦无醫藥衣被飯食不能起居惡露自出身卧其上四向顧視無來救濟者便自歎息今日吾身元救無護時阿難見往白佛唯然大聖吾身今日得未曾有如來世尊大慈大哀有苦比丘當念救濟吾乃往世無數劫時救此比丘疾病之患於今世亦然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於空閑處多神仙五通學者在彼獨處各各相勸轉相佐助各各取果以相給足以作籌筭設使疾病轉相瞻療時有摩訶學志有所緩急常馳走趣有一學志若有急緩疾病之厄初不視

生經卷第三 第十六張 安

瞻時彼學志有急緩時无有救者則自獨立無伴無侶彼於異時身得疾病无療瞻者亦无持果授與食者是時五通仙人見彼和上見之如是心自念言此人孤獨无有救護心愍念之即往到其門即問之曰摩納學志卿強健時頗有消息問許不享有親厚朋友乎即時報曰無也和上亦無親友知識之厚我之父母家屬親里去此大遠又問曰此梵志共煩一處不與親友結為知識耶答曰無也和上答曰不結親友無有知識以何為人卿見餘人展轉相敬展轉相事卿獨不也今日孤獨無救護於時仙人扶接摩納使之令坐將詣自所頻屢勸之安心將詣親厚而以療治則頌偈曰

生經卷第三 第十七張 安 龜治

獨无瞻視者无醫無藥去家甚遠離於父母无有兄弟親里伴侶無供侍者世尊又問卿強健時頗瞻視問許有疾者不答曰不也世尊告曰卿強健時不瞻視人不問診疾病誰當瞻視卿乎善惡有對罪福有報思生往反義絕稀疎佛為一切三界之救度五道當捨卿耶前世救卿今亦當然佛扶起之欲以水洗時天帝聞佛所言如伸臂須忽然來下欲洗浴之佛言拘翼卿在天上香潔之中安能救洗穢濁臭慶天帝釋答曰向者世尊說此比丘本不瞻人不視疾病孤獨无救佛為十方一切之救功德具足无所乏少尚瞻視之况我罪福未斷而不興福耶時佛手洗天帝水灌還復卧之飲其醫藥即時除愈為說經法即時得道世尊以偈而讚之曰人當瞻疾病問許諸危厄善惡有報應如種果獲實世尊則為父經法以為母同學者兄弟因是而得度佛說如是莫不歡喜佛說審裸形子經第二十七

生經卷第三 第十六張 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時有國王因梵志女而生一子名曰至誠外道異學審裸形子而為作字其裸形子智慧聰明有超異之慧有所講說多所降伏於諸經典无所不博普為眾人共其國王博達眾誼往詣世尊其足健有四姉弟因梵志生敬崇異學一名嬰嬰二名與貪三名金誠四名誠雪時裸形子遠詣佛所欲試世尊皆受法則志知經誼具來我說

尔時姉弟各相謂言吾等共詣沙門瞿曇所試其舉動行步進止取其長短便共往詣棄捐居家志為沙門受具足戒時佛世尊以往世喻而開化之導示本原諸根所從功德之本棄捐貪高除其憍慢皆得羅漢時裸形子問諸姉弟所試云何諸女則以元央數誼嗟歎世尊稱譽經典法律之妙不可勝限時裸形子不受女言汝等以家事往欲試亂道反為世尊所見攝取迷惑誑詐辭如有人行入水

中洗去垢濁令身淨潔反溺水死汝等如是欲往試佛壞其道意視其舉動取其長短反為瞿曇所見迷惑沒溺自失不得濟已辟如有人行入果樹欲採好果反為禽獸虎狼所食亡身不還汝等如是往試沙門瞿曇取其法則舉動長短以來語吾而反沒溺為所問瞿曇所惑辟如蛇虺弊虫兇惡之人尚可親近可信可樂可致吉祥安隱之法世尊瞿曇求是一切功德安隱之誼終不可得諸女答曰世尊道德去人四德瑕穢之毒令人安隱寂然虛空尚可取如來世尊未曾有短男女見之莫不安隱時為我等說微妙誼咨歎道稱我等歡喜稽首歸命時比丘僧具足召佛唯然世尊且觀外學裸形子有異語誹謗佛道反譏諸女汝等何故歸命世尊觀其舉動當取長短而來語我反為迷惑沉溺其身不能自濟佛告諸比丘裸形子遣四女人欲來試佛取其長短世尊无瑕何從取闕佛尋開化皆令得度至无著證乃往古久遠世時有

一國王名曰迦隣與他國王結為怨仇欲往壞之即遣四女端正殊妙姿顏無雙而往試之取其長短為內匿賊詣阿脂王許時阿脂王有尊太后端正殊好无不尊敬威神巍巍殊德无量無有瑕穢柔和无慧名稱遠聞安詳柔和迦隣王女望歎阿脂王功德世之希有名稱遠聞八方上下莫不宣揚我等父王諱為迦隣故相遣來以相給侍奉在左右我父王辭曰其王德殊微妙難及无有瑕垢安詳不暴忍辱无穢與人語言才辯殊異間名輒伏我不受言其國屬阿脂王為大國主又國号曰虚空王所止處有、大臣名曰細鄰聰明智慧聖達難及本慧尋答為王輔目時迦隣王不隨女言棄詣大國細鄰土界與大眾俱周匝圍遶王問傍臣當奈之何吾自開門而捨去入此他門傍目對曰无得恐懼天王自安辟如師子處於林間不畏樹木今住於此亦復如是城郭則安得護无患以偈頌曰以自開其門反入此國界阿蘭之土

如師子林樹安護而得護自然无所畏其欲踊國王可以長安隱人健論誼其言派溢阿脂王聞其迦隣王以財利故及其名稱發意所趣則歎頌曰此事大佳微妙難量名德流布無有象惡能堪住法將無於此有所誑詐又問曰其此仙人天帝之神皆遊迦隣國界威神廣大彼聞我德即當得勝其迦隣王便當破壞而自降伏時阿脂王心自念曰彼諸仙人終不妄語諸仙人曰吾當得勝功德无量所說如此諸目報曰唯然大王仙人至誠終不虛言以偈頌曰諸迦隣得勝緣是而降伏阿脂王失計仙人說如是善哉言實且所興无所失以何說此言自然有聲音天王當知之言至誠于斯所行无放逸而當得勝法又言阿脂王而當復得勝此云何至誠更為我解說大臣答曰不曾聞乎失聖仙人剛強難化手執利劍像貌可畏丈夫男子

生經卷第三 第二十二 安

以人民故承其德本而降伏之不害
自憐其阿脂王為大人方便狡計
亦復如是又其眷屬和順承教无有
異心志不離別所作无上威德巍巍
假使阿脂王不得勝者今願天王目
自覩之以王勇猛計策方便權損難
及終不破壞設不相信且自目見以
偈頌曰

方策尊雄計知時強精進勇猛有權略
察此則知勝阿脂名德忍開化諸瞋患
阿脂王堪任迦隣焉得勝

時王不用言與師起兵往詣阿脂國
其欣踊兵大目輔佐聰明智慧勇猛
精進以無上心和不離別又阿脂王
身自勇健其力聖強應時得勝迦隣王
迦隣王伏自歸謁拜生捕取攝尋便
放之於是及帝釋以偈頌曰

賢聖歎思辱開化諸瞋患降伏迦隣王
阿脂王獨勝

佛告諸比丘欲知余時迦隣王者審
裸形子是阿脂王者則我身是欣踊
大目則舍利弗是帝釋者阿難是余
時相隨以為伴黨義理相上下相

生經卷第三 第二十三 安

承今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腹使經第二十八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余
時其國米穀踊貴人民飢餓佛諸比
丘各欲散去流遊諸國以為歲節賢
者阿難博聞多智於法无厭辯才无
母佛所說經為無數人護受經典精
進難及心自念言假使世尊詣於餘
國而造歲節慶於他城无央數人失
其德本坐具无所乏少假使如來止
此舍衛而為歲節多所安隱為成德
本於時世尊慰傷群黎欲救護之入
舍衛城波斯匿王傍見人民往詣國王
阿難自往說此本末王波斯匿聞阿
難言請佛三月及比丘眾若干種饌
飲食具足病瘵給藥一切所安隨其
所樂如是三月無所乏少佛比丘眾
舍衛歲節時諸比丘心自念言賢者
阿難功德難及得未曾有行權知時
曉了誼理勸化國王波斯匿供養世
尊及比丘眾歲節三月皆令安隱令
比丘眾九十日中無有憂慮一切施

生經卷第三 第二十四 安

安所供无乏令比丘眾各自安隱不
復遊馳至於他國時佛微聽聞諸比
丘共議此事尋即往到比丘眾所決
等向者何所議論諸比丘眾具足本
末啓白如來佛告比丘賢者阿難非
但今世行權知時前世亦然行權方
便乃去往古久遠世時波羅奈國時
有五名梵達王有大德名稱遠聞時
國飢饉米穀踊貴人民飢餓七者眾
多无以可供王意施與四面來乞集
如浮雲十方皆至隨力所任而供給
之布施如是无有休息穀米遂貴天
轉旱酷不復降雨所種不收人民飢
困七者日滋詣王宮門倉廩虛竭時
諸臣吏各共議言今此國王敢求乞
者尋即施與不能逆人天旱不雨乞
者遂甚米穀踊貴倉庫虛盡將欲壞
國時諸大臣欲救護國往詣王所具
足為王啓說此議王所施與今可省
息於法可依須後豈有介乃復施王
告之曰吾所施與不能懸止寡人有
令志願布施馬遠本心又來乞者何
忍逆之其不來者乃无所施時諸羣

臣各共誼言吾等於宜當共作計令諸窮士不得來乞余乃斷耳於時王施未曾慙廢心自願言令諸倉穀莫使消滅時諸法明吏告勅四遠不得令往從王乞敢有乞者皆受誅罰棄命都市四遠乞者來詣其國聞此急教不敢行乞不得見王愁憂懊惱問諸大臣審有是命又問父母實有急教不得乞乎答曰有之不得行乞乞者又問假令遠方有諸使吏東西南北皆足廩價穀糧飲食今此臣吏獨欲飲食故出惡教勅諸四遠諸貧窮乞士不得詣門從王乞假使乞者罪皆應死唯遠方使得見倉庫展轉傳語眾人皆知諸臣所建非王所為有一梵志飢窮經日欲行乞以救其命遍行求索給足妻子假使穀賤乞易得所獲元量設穀飢貴乞難獲馳走乞無所不至纔得活命心懷憂悵不可復言其婦於時謂梵志言汝遭勤苦乞遇患无所不至而不能得何不詣王從其乞乞本聞國王敢有乞者不逆人意梵志

答婦汝不聞耶國王有令不得令人詣王乞唯遠方使乃得進見給其廩價餘人乞者皆當見斬梵志答婦我身今日欲得求安反見危害既依仰他復見毀辱其婦答曰如諸臣吏告勅四遠唯遠使得前不聽餘人卿自應言從遠使來欲見大王食乃得度於時梵志即受婦言執杖奉使著奉使冠詣王宮門門吏曰子所從來答曰從遠使來門吏白王登其本末即時現之于所從來今十六國穀米飢貴各自守界何從自到從何國來吏具問是已梵志答曰聞服王德故被使來吏又問曰於是國界見彼國耶聚落墟聚足可達知假使為已唯願天王憫為已者所求易得欲見大王故來求見門吏問之其對如是王曰現之梵志即入王問之曰為誰使來梵志對曰求不恐懼唯見聽許乃敢啓王說所使來王告之曰便具自說原除恐懼王又問言與誰為使梵志啓曰大王欲知我腹使來於時梵志即說頌曰

眾人求財利或遇諸怨賊我為腹使矣國主唯原恕誰為最尊勢誰其第一先我實為腹使大三勿罪責諸佛及緣覺聲聞聖弟子於置寂然處入城聚落乞窮厄无所依生身遭苦患今我為腹使唯令尊見恕於時王慰傷之則以偈報梵志曰梵志當施卿赤牀牛千頭乃與犢子俱焉得不惠使吾為諸使者給與所飢乏為使者作使加施无恐懼佛告諸比丘欲知今時梵志者阿難是也梵達王者波斯匿王是今時阿難剛化令悅戴仰元量於是阿難今世在國復化波斯匿王穀米飢饉供養世尊及比丘眾三月之中無所乏少是故比丘當學善言柔和之辭當作巧辭方便之語是諸佛教佛說如是莫不歡喜佛說弟子過命經第三十九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今時異比丘有弟子志性溫雅功德殊異意行仁賢至誠安隱身常侍從宿衛

生經卷第三 第五張 安

和上恭順良謹精進難及順從法教
不違師命於時短命宿世所鍾其壽
薄少幼小亡沒即生天上在忉利宮
適生天上則觀天上不久堅固但覩
大火吾本所志不得如意不至究竟
與善師友不能相守今捨善師及隨
惡友於是違遠至尊和上及阿夷梨
衆諸等類修梵行者四輩弟子比丘
比丘居清信士清信女有佛世尊普
一切智其慧遍見号曰如來至真等
正覺今悲違遠大聖世尊和上師友
及諸同學无央數劫百千之數難值
難見興于世間不可得遇講說經典
深妙優與難限未曾所念口不發言
而為安隱皆開化之分別智慧說諸
緣起各各解了所從有因无央數劫
所未聞見悲為解決吾本遭遇和上
可值此經典法律專家為道得作沙
門不至起異如是等類所當興立不
得究竟今反當為放逸行乎今吾寧
可先詣世尊諮受經義則自曉責感
傷已身即以其夜威神光光明徹遠
照往詣世尊稽首足下却住一面佛

生經卷第三 第五張 安

見其心真正樂道純淑在法為說四
諦苦集盡道即見四諦於是世尊如
其本根而為分別得至果證歡喜踊
躍受其嚴戒稽首佛足右三遠已忽
然不現於時和上念弟子功德性行
愁憂感結泣涕雨淚不能自解等類
諫喻不能究思於時比丘往啟世尊
世尊告曰呼比丘來問之比丘何為
憂惱不能自解比丘白曰弟子終沒
佛言何故愁憂不能自解比丘白曰
唯然世尊我彼弟子甚大良謹仁賢
溫雅名德難量未有究竟而中天沒
以故憂悵不能自寬佛告比丘勿復
愁憂所以者何卿之弟子已至究竟
得生天上今日夜半至於佛所威神
巍巍光明遠照稽首足下却住一面
吾為天子講說經法具足廣普分別
聖諦於是天子即於座上成至聖法
佛為比丘說此本末即時歡喜除其
愁憂不復涕泣

於時世尊教彼比丘除憂惱患時諸
比丘各心念言得未曾有大聖世尊
以无上藥療此比丘憂惱之患於彼

生經卷第三 第五張 安

弟子疾病命過愁憂懊惱无能解者
見佛世尊衆患皆除真為如來至真
等正覺於億千劫歌頌佛德不可窮
盡佛時遙聞諸比丘衆共議此事佛
即往詣告諸比丘向者共會為何所
論比丘白佛唯然世尊向者共會歎
佛功德聖尊无量度諸未度濟諸未
脫滅諸未滅療治一切姪愁癘患為
无上醫常以法藥療諸心病向者獨
除比丘憂患以是踊躍不能自勝佛
告諸比丘如汝所云今此比丘見弟
子終愁憂感結不能自解獨佛世尊
前世宿命亦復如是乃去往古久遠
世時有異閑居一鳥生子墮地未久
其母終亡去彼不遠仙人所處有上
威神功德具足志懷大哀遙見鳥子
其母命終終能攀足東西遊得不能
自活即時扶將詣所止頓飲之以水
採果飼之彼時鳥子仁和賢善功德
殊妙樂于義理異得安隱无有憂患
除諸衆惱

於時仙人卧起同處身形轉長衣毛
鮮澤則以水漿供養仙人其好果蔬

然後自食往反懇懇奉侍不應彼時
仙人慰哀為子觀其德行愛之如子
視之无厭敬之无極

時天帝釋則時發念今此仙人志在
為子猶念无厭令我寧可別令愁感
時天帝釋示現試之化使為子忽然
死地而血流離仙人見之為子死亡
愁憂巨言涕泣橫流不能自解餘仙
人聞來諫曉之不能除憂不復食飲
時天帝釋自以其身住在虛空即為
仙人而說偈曰

仁者以棄家至此无眷屬諸仙人之法
憂死非善哉假使悲涕泣能令死者生
皆當聚惆泣假啼哭不活已習共煩止
而與為子俱則有慈恩情不得不愁憂
死人哭於死其有啼哭者明智不懷憂
仙人慧何啼

時天帝釋令其仙人懷憂惱已即令
為子使活如故於時仙人見象子活
尋大踊躍不能自勝不復愁憂時帝
釋即尋為仙人而說頌曰

以拔卿憂惱心所懷愁感於今仁无患
而除子憂感令人離愁惱及一切親屬

如卿今日歡見為子起放
時天帝釋以偈頌曰

吾慰傷卿故欲除諸憂感故與此因緣
增益於塵勞明者曉了斯恩愛生苦患
則察其内外无得興變化

佛告諸比丘欲知今時仙人者則
今此和上是時為子者死弟子是
也天帝釋者則我身也今時相遇今
亦如此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生經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分公大藏部監奉
勅彫造

生經卷第四

安

佛說水牛經第三十

西晉三藏法師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余
時佛告諸比丘乃昔去世有異曠野
閑居彼時有水牛王頻止其中遊行
食草而飲泉水時水牛王與眾眷屬
有所至湊獨在其前顏貌殊好威神
巍巍名德超異忍辱和雅行止安詳
有一獼猴住在道邊彼見水牛之王
與眷屬俱心生忿怒興于嫉妬即便
揚塵瓦石以紛擲之輕傷毀辱水牛
默然受之不報過至未久更有一部
水牛之王尋從後而來獼猴見之亦
復罵詈揚塵瓦石打擲後一部眾見
前牛王默然不報效之忍辱其心和
悅安詳雅步受其毀辱不以為恨是
等眷屬過去未久又有一水牛犢尋
從後來隨逐羣牛於是獼猴逐之罵
詈毀辱輕易是水牛犢懷恨不喜見
前等類忍辱不恨亦復學效忍辱和

生經卷第四 第三張 安

系去道不遠大葉樹間時有樹神遊居其中見諸水牛雖被毀辱忍而不瞋問水牛王卿等何故觀此狢猴猥見罵詈揚塵瓦石而又忍辱默聲不應此義何趣有何等意又復以偈而問之曰卿等何以故忍放逸狢猴過度於兇惡等觀諸苦樂後來亦仁和坐起而安詳皆能受忍辱彼等尋過去諸角默觀林建立泉墮落又示恐懼義默无加報者水牛報曰以說偈言

以輕毀辱我必當加他人彼當加報之尔乃得拉思

諸水牛過去未久有諸梵志大衆群輦仙人之等順道而來時彼狢猴亦復罵詈毀辱輕易揚塵瓦石以紛擲之諸梵志等即時捕捉以脚踏然之則便命過於是樹神即復頌曰罪惡不腐朽殊熟乃遭是罪惡已滿足諸尔不爛壞

佛告諸比丘欲知尔時水牛王者即我身是為菩薩時墮罪為水牛為牛中王常行忍辱修四等心慈悲喜護自致得佛其餘水牛諸眷屬者諸比

生經卷第四 第三張 安

丘是也水牛之犢及諸梵志仙人者則清信士居家學者其狢猴衆則得害互捷師本末如是真是究竟各獲所行善惡不朽如影隨形嚮之應聲佛說兔王經第三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

佛告諸比丘昔有兔王遊在山中與羣羣俱飢食果蘇渴飲泉水行四等

心慈悲喜護教諸眷屬志令仁和勿為衆惡畢脫此身得為人形可受道教時諸眷屬歡喜從教不敢違命有

一仙人處在林樹食嗽果蘇而飲山水獨處修道未曾進退迴四行慈

悲喜護誦經念道音聲通利其音和雅聞莫不欣於時兔王往附近之聽

其所誦經意中欣踊不以為猷與諸眷屬共壽果蘇供養道人如是積日

經月歷年時冬寒至仙人欲還到於人間兔王見之著衣取鉢及鹿皮囊

并諸衣服熱憂不樂心懷惡恨不欲令捨來對之淚出問何所趣在此日

日相見以為娛樂飢渴忘食如依父

生經卷第四 第四張 安

母願一留意假止其發仙人報曰吾有四大當慎將護今冬寒至果蘇已

盡山水冰凍又无巖窟可以居止適欲捨去依處人間分衛求食頓止精

舍過冬寒已當復相就勿以悵悵兔王答曰吾等眷屬當行求果速近募

索當相給足願一屈意慰傷見濟假使捨去憂感之戀或不自全設使今

日无有供具便以我身供上道人道人見之感惟哀念怨之至心當奈之

何仙人事火前有生炭更王心念道人可我是以默然便自舉身投於火

中火大熾盛適墮天中道人欲救尋已命過命過之後生兜術天於菩薩

身功德特尊威神巍巍仙人見之為道德故不惜身命悲傷憐之亦自剋

責絕穀不食尋時還神象兜率天佛告比丘欲知尔時兔王者則我身是

諸眷屬者今諸比丘是其仙人者定光佛是吾為菩薩勤苦如是精進不

慳以經道故不惜軀命積功累德元央數劫乃得佛道汝等精勤无得放

逸无得懈怠斷除六情如救頭燃心

無所著當如飛鳥遊於虛空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無懼經第三十二

昔者有人作性仁賢修奉經戒精進守德每生自剋行無過惡一身遵行為天下則行來四輩意休穢行正不迷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無所怖望以法自衛行來同學有異計若有法會輒往聽經不以厭倦念佛功德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世尊流布弘恩歎法之義唯志无為法本柔潤法香普熏十方悉聞去惡就善居家為穢出家無弊志常思法以法為務勤誦經法猶服甘露法為道藥多所療治法為橋梁通諸往返法為舟船度諸未度法為日月晝夜照明去諸冥陰蓋消除親於无形又信聖眾中學者猶如眾流遊於大海聖眾之中或得道跡或得往來或獲不退或成无著緣覺果證或行菩薩至不退轉一生補處无上正真亦由是生此則無極至深道

海菩薩所奉周旋往來度脫一切磨不與戴道慧高妙无所罣碍其人每行出入四輩常宣三寶身自端命并化一切常尊三事一曰興立功德修治佛寺二曰誦經念道宣布典教三曰一心定意而无放逸奉四等心慈悲喜護行空无想无願之法解了善權隨時化人使發道意其人年長命欲終時四輩眾學及諸親里五種諸家咸往問評將无恐怖安心勿懼其人即以偈答眾人

吾棄捐眾惡奉行諸功德今身以是故无一恐畏心猶如有橋梁柱强上下堅如人乘牢船欲度至彼岸

眾人聞之悉共欣悅代之踊躍其人命盡壽終之後生兜術天稽首弥勒得不退轉與諸菩薩講經論法開化不遠

佛說五百幼童經第三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波羅奈國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及諸菩薩俱尔時五百幼童行步遊戲同心等意相結為伴日日共行一體無異一日不

見猶如百目甚相敬重彼時一日俱行遊戲近於江水興沙塔廟各自說言吾塔甚好卿效吾作其五百童雖有善心宿命福薄時於山中天大卒雨積水流行江水大漲流溢出外漂没五百諸戲幼童水中溺死墮于隨流眾人見之莫不歎惜各心念言可憐可憐父母舉聲悲哀大哭不能自勝求索死喪不知所在益用悲酷時眾人往反諸比丘具白佛意佛告眾人各豫知之壽命不請呼諸父母告之莫恐此兒五百世宿命應然今雖壽終生兜術天皆同發心為菩薩行佛放威神顯其光明令其父母見子所在佛時遥呼五百童來尋時皆來於虛空中散花供佛下稽首礼自歸命佛蒙世尊恩雖身喪亡得生天上見弥勒佛唯加慈澤化諸不遠佛言善哉卿等快計知道至真興立塔寺因是生天既得生天見於弥勒諮受法誨佛為說法咸然歡喜立不退轉各白父母勿復愁憂人各有命不可稽留努力精進以法自修人在三界

生經卷第四 第八張 安

猶如繫囚得道度世乃得自由歸命
三寶脫于三派發菩提心乃得長久
遊四使水度脫四漬父母聞之悉從
其教皆發道意時諸天子稽首足下
遶佛三匝作禮而退忽然不現還兜
率天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毒草經第三十四

昔者一國有大藥樹樹木奈天无折
傷者中有樹神明達義理出入行節
與衆不同四方來趣經歷樹木時樹
神悅豫忘人所欲採果薪草不以為
恨蔭涼泉水服者大安時有一鳥他
方口含弊惡毒草飛過此樹因投其
上適墮上枝毒侵其樹尋枯過半時
藥樹神心自念言此毒取兒適墮樹
上須臾之間令半樹枯日未至中未
盡冥頃如是悉枯未滿十日恐皆毀
死此藥樹木當奈之何去斯毒害時
虛空中有天神曰如是不久有明人
來歷遊道路過斯藥樹卿取樹間所
藏金雇掘此毒樹盡其根株令无有
餘尔乃永安設不尔者日未冥須毒
樹盡枯悉及藥樹樹神聞之因化人

生經卷第四 第九張 安

形住於路側待之已到即語其人吾
有金藏當以相賜願掘毒樹窮索其
根其人聞得重金藏實即言唯諾便
前掘之盡其根藥樹神喜悅尋與金
藏其人取去家居致富藥樹神歡然得
離毒難衆樹長安花果茂盛不慮毒
患諸罪皆散佛言藥樹者謂三界樹
神者謂發意菩薩也鳥從他方取毒
來者謂魔事衆想從元明致虛空神
者如來至真等正覺也教諸學者不
從魔法當順善友菩薩大士修同志
者乃拔三垢衆勞之厄掘樹盡根謂
消姪慈愚癡之冥設不尔者溺在三
處罪蓋自覆元有威勢拯濟衆生
死之惱得賜藏者謂道法藏菩薩大
士展轉相助成猶萬川流合于大海
樹神欣然悉無憂患還處樹者以能
逮得无所從生大氣法忍因往三界
廣度一切得實喜樂家居富者以得
娑持六度无極三十七品修四等心
四思十力相好四无所畏諸根寂定
為无限寶道富元量還歸家者解歸
本淨真道之際也示現佛身廣宣道

生經卷第四 第十張 安 奇

化開度十方靡不蒙恩
佛說龍喻經第三十五

昔者有一龍王遊行大海周旋往來
以為娛樂時出海邊水際而卧其身
廣長邊各六十里而在其上積時歷
日寐息陸地而不轉移時有賈客從
遠方來還視見之謂是可依水邊好處
高陸之地五百賈客車馬六畜有數
千頭皆止頓上炊作飲食破薪燃火
飼諸牛馬驢驘馳行來卧起於時
龍王身遭火燒欬作擾動因即移身
馳入大海逃走東西火害不息賈人見
之謂地為移海水流溢悲哀呼嗟今
定死矣當奈之何龍王苦痛不能復
忍因没其身入大水中溺斃衆人牛
馬六畜皆共併命菩薩時告諸弟子
曰假喻引譬以解其意遠來估客
謂三界人五百群衆謂五陰六義諸
入之難龍身廣長各六十里者謂二
六牽連十二因緣輪轉无際周添五
趣元一懸息燃火炊作為食具者謂
三毒熾盛情欲發興龍馳走入大海水
者謂犯十惡没溺三惡地獄餓鬼畜

生之中苦不可言是故如來降其聖德元極大慧往還生死救濟危厄罪所覆蓋盲冥不解顯示法輝令心開闡咸發无上正真道意

佛說菩薩曾為鼈王經第三十六

昔者菩薩曾為鼈王生長大海教化諸類子民群衆皆修仁德王自奉正行四等心慈悲喜護愍於衆生如母抱育愛于赤子遊行海中勸化不逮皆欲使安衣食充備不令飢寒其海深長邊際難限而志周至靡不更歷以化危厄使衆罪索於時鼈王出海於外在邊卧息積有日月其背堅燥猶如陸地高燥之士賈人遠來見之高好因止其上破薪燃火炊作飲食繫其牛馬莊物積載車乘衆諸皆著其上鼈王見之被火焚燒焚炙其背車馬人從咸止其上固不可言欲趣入水畏害衆賈為墮不仁違失道意適欲強忍痛不可言便設權計入海淺水自漬其身除伏火毒不危衆賈兩使无違果如意念輒設方計衆賈恐怖謂海水漲潮水率至吾等定死

悲哀呼嗟歸命諸天釋梵四王日月神明願以威德唯見救濟鼈王見然心益愍之因報賈人慎莫恐怖吾被火焚故捨入水欲令痛息今當相安終不相危衆賈聞之自以欣慶知有活望俱時發聲言南无佛鼈王大慈還負衆賈移在岸邊衆人得脫靡不歡喜遥拜鼈王而歎其德尊為橋梁多所過度行為大舟載越三界設得佛道當復救脫生死之厄鼈王報曰善哉善哉當如來言各自別去佛言時鼈王者我身是也五百賈人五百弟子舍利弗等是追識宿命為弟子說咸令修德

佛說毒喻經第三十七

昔者有一家家喜行毒一行毒已家中得富宿命罪福自令其然一國惡之不敢往來與共從事畏見危害一國遠之行求子婦無肯與者各各相令此行毒家世之取惡不順義理欲害人命設與婚嫁行毒无虞反來危人是故遠之猶離劇賊賊與人闘手拳相加尚有強弱行毒之家默然以

與人人率被此害命不可救咸共令知皆遠離之无與從事其人困極遍求子婦无肯與者因行他國千餘里外求其子婦其人家富既復豪貴婦家貧使且復不貴見彼家富貪與其女不行毒故益入財物尋迎婦來在家行禮威儀悉備不失婦礼出入應節時其家中耗損不諧當行毒害乃得富耳姑嫜勸婦令其行毒害煞某人吾家本業自應其然婦聞愁憂白姑嫜曰我家行慈初无加害不任行毒死死不犯姑嫜罵詈不肯受教因語毒神今取此婦不行毒藥以加害人而不肯從當奈之何毒神答曰吾當化之令不違教毒神便往化為毒蛇來趣其婦其婦恐怖不知所至或現頭上食現其前飲現器中即現牀上行步逐後其婦恐怖不知所到羸瘦骨立不能飲食毒神勸之令行毒藥乃相置耳窮困无計可之從教于時本土比舍有人到此國邑見其女身羸瘦不安以用愕然何故如是女具語意還到我家宣白父母令

生經卷第四 第五十

疾迎我不介載死人還具說父母聞之愁感憤憤父嚴車馬疾行迎女到其鄉土具喻姑婢女母悲泣夙夜思女故遣迎之當聽相見不久來還姑婢聽去父載女還便語姑婢卿家行毒吾奪汝女不復相與設共諍者自有官法應得介此是滅門之憂不肯聽者棄行毒事乃相還婦夫婦共議此婦端正世之希有不可棄之寧棄毒業又官家間便相危言便止毒業與其約誓不敢復犯遺棄毒神家中遂安其毒神者謂四魔行毒求富謂諸魔天惡鬼神輩日日迎婦國中人民不肯與者又謂其人不從魔教迎婦者行到他方求以為人便取得婦者謂涂法教使行毒不從言者覺知魔不墮五陰使人還歸語父母者謂從般若善權之教父執將婦謂從本无令其女習止毒乃與女者謂去三毒眾妄想求應四等因六度无極善權方便一切得度三界至於正真无極之慧

佛說誨子經第三十八

生經卷第四 第五十一

昔者有人父早命過少小孤寡獨與母居未被教勸出入不節不拘礼教違失先聖典籍之誨不肯學問諮受經法唯以愚伴迷惑之眾以為徒類嗜酒博戲高抗華飾有表无裏放恣情慾嗟天雅步不以孝順修德經心當用立身身犯眾惡亡言麤麤心念毒害不念所生親之遺教唯以非法乱行為業母甚患之因欲教勸示其至密威儀法節令改心行慎身護口奉先聖典修其祖父所生之則敬受世尊无極之道因以慈意演出妙誨而告子曰

子常行柔和結伴從善友恒宣喜勸助長修正法化

子又問母曰

若常行柔和以何為余乎設結善友者何用為增益假恒宣勸助何為修此義

長修正法化何所有加施

母告子曰

若常行柔和眾人所愛敬設結善友者堅住无能動恒宣勸助者致獲大財富

長修正法化壽終生天上

生經卷第四 第五十二

子白母曰善哉親教其誨无上其法无限巍巍難量不可稱載吾之愚冥其日久矣背恩向偽不識至真迷於容色惑于種姓自謂才智不明謂明不達謂達不別尊卑親之明誨賤善貴惡不惟孝養慈親之德捨厚就薄愚伴為侶遂使致是癡惑日甚賴蒙親化顯以慈仁垂流愍澤乳養之本轉令興隆通于十方啓受頂奉不敢遺忘子稽首謝修行親命終始无違子如法進常行柔和一國宗馬擇善為友无能侵馬恒行勸助合偶離別和合開諍大得供遺財寶无量稽首歸佛奉受五戒修行十善諸天衛護國主聞之台為大臣王告之曰朕聞德行一國悅之故以相命國无良目唯為良輔使土清寧四國歸德余乃顯榮其人曰諾不敢違聖唯恐薄德不副功教為慙愧耳違有聖教裂庶底慈望所以自難不敢順命王曰觀仁言行舉動進止果能辦之故相台耳其人默然立為大臣王復告曰某許國王本時與吾親親无二猶如一體有傳

口者兩頭相闕令身相失年月時久各令廢尋元能解者欲卿身躬自往和使如故當重相賜財寶重位其人曰謹因取家財供作美饌又賣寶物往詣彼國跪拜陳謝素自聞塞被蒙天潤為三所使遣此飲食金銀珍寶以貢大主前者謬誤舉動不當相失聖意從未聞別積累年載慙愧當恥踪蹟無顏故遣貢遺願恕殊置原其罪過其主聞之心中欣然亦返責已吾父有意欲得和解無能發者使彼與意先來相謝是吾不逮之所致也便手執筆作書報之惟別歷載不得言面每思舊好何日捨懷中開隔絕不及所致不見忽捐復遺賢臣美供瓊琦以相謝矣剋抱來意終始不忘願一同會及散久迥今守珍琦是身所有貴致微心言面乃叙彼王得之歡然无量剋期會日快共相娛樂察本所失蓋不足言傳者過差乃致此患以為比國友親意厚急緩相救自遣大君名不可計寶增益其位阿難白佛言母之至教莫能大焉佛言至哉復

問佛言將來之世皆承此教乎佛言有從不從所以者何將來之世人民悖亂貴惡賤善放逸情意巨欲害君子然二親弟子危師不念弘德乳養之恩欲令其沒獨見奉事嫉妬其師猶如怨家罪莫大焉所以者何弟子後世在前陽供在後欲攻心不與同師出天下宣傳道化度脫一切反憎惡之罪中之罪不可為喻後世德人時時有耳天下樹多香樹希有香草樹生少少山地出金寶耳好人行德亦復如是惡人行時伴黨相隨識真者少彌勒佛時德人乃多貴善賤惡无有偏黨道德盈盈不可稱量修德無上不為罪殃孝親敬君奉承師長歸命三寶三乘興隆三毒消索所度無量皆使得道阿難問之悲喜交集將來末世乃有此患不如山野愚民癡人勝此輩者能知去就進退之宜稽首而退

佛說為牛者經第三十九

聞如是一時佛遶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及

眾菩薩時佛明且著衣手執應器入城分衛時遠方民將一大牛肥盛有力賣與此城中人城中人買以出之欲以然之在城門中與佛相遇其主見牛既大多勢畏犇突故請十餘人將牛共行牛還覩佛心中悲喜絕鞠馳逸數十人救救不能制走趣如來如來則知憶本宿命阿難見之前欲搏耳逐之一面恐觸如來一切眾人亦懷恐懼畏來傷佛佛告阿難聽之來勿得呵之牛徑前往趣佛屈前兩脚而鳴佛足波出交橫口自演言唯然世尊加以大哀救濟危厄令脫此難今是其時大聖難遭億世時有所以出者為眾生故唯垂引慈一見濟拔佛言善哉甚可慰哀意之迷人乃值斯患阿難從天龍鬼神人民莫不愕然甚恠所以畜生之類自歸天尊阿難長跪前問聖尊此牛見佛何故自歸本末云何佛言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轉輪王王四天下千子七寶治以正法不枉萬民天下太平人民安寧五穀豐盈又有四德視民如子民奉

生經卷第四 第三誡 安

猶父沙門梵志長者人民莫不啓親
身未嘗病永得安寧四域宣德徹于
十方時轉輪王遊觀四方還欲歸宮
時見古世一親親人而為債主所見
拘繫縛在著樹而不得去時轉輪王
七寶侍從侍住不進恠之所以遙見
故舊為人所拘負五十兩金令不得
去聖王報之解之令去當倍卿百兩
金其人白曰吾復轉負某百兩金當
以償之不能捨置聖王即勅諸目下
到宮與其百兩金目下言諾即解債
主得還歸家其人數數詣王宮門求
金不得債主求之避不知處遂在生
死周旋往來無數之劫不償而負至
于今世墮此牛中所債所賣數千兩
金故來歸佛宿緣所牽佛語同難時
轉輪王則我身是其債主者此牛是
佛為聖王保之為償竟不與之故來
歸佛求索債救佛告牛主佛為卿行分
衛倍償牛主不肯還欲得牛佛復重
告吾稱牛身斤兩輕重與若干斤金
故不肯矣時釋梵天俱來下叉手白
佛佛勿分衛所欲得金萬千億兩吾

生經卷第四 第三誡 安

等致之布兩牛皮釋梵四王積累金
寶滿兩牛皮尔乃各罷將牛到祇洹
中入其中門觀察佛身及聖眾承諸
菩薩德巍巍無量光元堂堂猶星中
月威神照遠不可稱計因時思惟念
佛法衆七日命盡忽生天上尋憶自
識宿命世尊功德來還人間散華供佛
報其恩德稽首佛足佛為說經即發
無上正真道意輒得立在不退轉地
從无生忍乃還天上

佛說光華梵志經第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衆俱千二百五十菩薩
元史數人于時衆人无央數千皆來
集會在於佛所悉下踰蹠行作沙門
各自與五百羣從修治道德精進不
懈成得神通生死根斷普獲道證周
旋十方濟度衆生阿難白佛此等衆
學宿有何行奉修何德乃致此聖神
通之慧然為第一佛告阿難乃往過
去久遠世時經歷劫數九十有一維
衛佛時有一國王名曰旃頭城号旃
頭摩提尔時有一梵志名光華博學

生經卷第四 第三誡 安

衆經廣宣法典元義不達有五百衆
侍從啓受數數往詣維衛如來聽受
經典諷化羣衆開發愚冥勸示正真
行作沙門修德為業時彼國中五百
營從將五百人大目羣僚亦作沙門
有大長者化諸羣衆皆復捨家行作
沙門奉行精進不犯禁戒命終之後
得生天上天上壽盡來生人間如是
上下終而復始九十一劫於此佛世皆
作沙門志會佛所為佛作禮退坐一
面諸天龍神乾查和阿須倫迦留羅
真陀羅摩休勒人與非人靡不來到
會於佛所稽首足下遷住一面佛時
便笑阿難問佛何因緣笑至真世尊
終不虛欣唯說其意佛告阿難見此
衆人天龍鬼神來會者不答曰已見
佛告阿難維衛佛時有一大國名旃
頭摩提王名旃頭皆今大法歸命三
寶時有梵志名光華提攝二達博綜
衆經元義不達見維衛佛化於十方
天上天下靡不啓親訪五百衆往詣
佛所而作沙門咸受經戒時其國王
棄國捐王與五百衆亦作沙門有大

長者亦化羣從五百之衆行作沙門
普受道化進獲神通奉四等心慈悲
喜護九十一劫不歸惡趣空天上人
間今得人身志來會此亦普出家行
作沙門啓受經戒皆得道證欲知今
時所行梵志豈異人乎勿作斯觀則
吾身是國王人民及大長者之衆皆
是維衛如來至真同時學者彼種此
獲功不唐捐皆自得之佛說是時元
央數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應時立
不退轉地一生補處亦不可計得成
羅漢亦復如是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佛說變悔喻經第四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衆俱今時有一居士默
世苦患万物非常身之所有財物如
幻寄居天地猶如過客元一可貪唯
道真正永可常存因便出家行作沙
門精進不懈志本不達則便入山山中
修行夙夜不廢不惜身命布施持戒
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守志不動不得
道證心欲變悔還作白衣學道積年
勤務不休然心冥冥不知所趣本在

人間數蒙說識口舌涼盈今在山中
復无所獲進退无宜不知所湊不如
脫衣還就吾輩猶豫未定時山神樹神
觀之惜其功夫方欲成就反欲還家
志在瑕穢代之悵悵不可為喻因則
化作比丘身身莫化乱意欲發道心
堅固其志其比丘丘身身著珠寶面
光榮非世所有復現女人顏貌端正
色像第一姿耀煒煒衆類无逮俱相
謂言卿比丘丘何故身著寶璫瑤屑
口妙好猶如赤真珠比丘丘曰實如
幻化屑如彩畫端正喻音有何可貪
如卿今身色雖端正猶如香花身若
果落不久著樹四大合散元有正主
唯心為本在三界中獨求獨去无一
隨者禍福追身如影隨形三處皆空
元一可賴為罪所覆五陰六蓋心閑
意塞不解三昧比丘間之心即覺了
知審如言識別四大本因緣合貪身
自害割判本空猶如寄居觀十方人
无有親疎則心了意解諸漏得盡生
死已斷悲無起分出入自由不着垢
塵今乃達知山樹有故化如除淨雲

樹神跪拜自陳辛苦周旋三界五陰
所覆十二牽連忽始相因唯見悲哀
救濟此覆即為說經使心開解奉受
五戒修行十善塞惡三塗道心稍前
遂至無極入佛正真於時世尊告諸
比丘解其本末執心當堅无得後悔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馬喻經第四十二

昔有長者畜一好馬初得之時志操
特突不可御調適欲被騎舉前兩脚跳
上遊逸四出橫走不從徑路入於溝
渠突樹牆壁其主長者甚懷瞋恨還
歸在家鞭撻酷毒不與水草獨令窮
困飢餓心慙而自剋責心中無計不
知何施空中聲出則告之日順從其
主時无患難時馬心解明日長者故
垂騎試以善鞍勒馬即受之不復跳
踉騎上安住亦不為態牽東西南北
行從而不違與穀飲之隨時消息令
飽滿肥盛氣力後騎將行轉逆調柔
日日成就後生二子至數歲長者垂
之後不順從跳踉橫走斷絕韁絆排
杖加之不以改行還歸餓之乃思已

生經卷第四 第三張 安

殃食以臭草飲以濁泉自作已受何所復怨夜行見母長跪問言今者大家獨見憎毒不得水草鞭鞭甚酷母獨高處不念親戚行來欣欣一身喜樂高堂遠視猶若鴻鵠不憂子孫獨遇此酷其母答曰是卿身過何所怨責長者授勒被鞍即便受騎汝隨順東西從之便見愛耳斯事極易而卿反之故獲此破子聞母教明日即從長者試之安然順之騎之授身令行即行今住尋注長者大喜馬即調良飲食隨時與母无異假以為喻長者謂佛馬喻學人不受佛教放心恣意不從道化故為說法令知去就跳踉走行不可割者加以撻杖為演五戒十善生天人中罪者示以地獄餓鬼畜生勤苦之難三界之患往來輪轉無一可安設不犯惡五戒十善乃開化之四等六度神通之行在於十方諸佛共會三毒消除去諸陰蓋其子從母長跪問曰前聞其師所行法則師說深淺之行皆有意故五戒十善因為天人說空無相願六度无極四等四恩不

生經卷第四 第三張 安

在生死不住滅度乃入正真勇果之徒屢神通乘周旋三界度脫一切佛說比丘居現變經第四十三

昔者舍衛之域城名拘薩國中有諸湯逆姪亂之眾專為兇惡不隨徑路一國患之以為酷昔伴黨相追共為惡逆官家求取馳走巨得於時國中諸比丘居俱共遊行樹下精專思惟正道不捨心懷眾比丘居智慧第一名曰耆摩神足第一名蓮華鮮各各有德行威神巍巍時天小熱俱行欲洗詣流水側兇眾遙見即生惡心姪意隆崇欲以犯之俟比丘居適脫衣被入水洗浴尋前掣衣持著遠處欲牽犯之時比丘居見發逆意意中愴然愍之為愚曰脫兩眼著其掌中以示諸逆卿所愛我唯愛面色今我以盲何所可好復示勝膺身體五藏手脚各異奈在一面謂兇眾言好為所在逆見見此忽然恐怖知世无常三界如寄其身化成骨血不淨無可貪者尋還衣被稽首悔過所作无狀反逆无義願捨其破長跪叉手各受五

生經卷第四 第三張 安

戒將至佛所稽首于地自責其罪言冥元知迷來日久作惡不罷不覺世世當受禍危今蒙大聖垂恩救濟乃感比丘居威德化眼去罪罪輕稍近無為佛言善哉惡趣已離轉當成就如樹花枝果實以茂行亦從斯諸人欣然求作沙門佛即聽之正心為本尋時出家守護諸根永除五蓋不存三毒消滅為佛子孫以斷生死自然神通今乃識別佛之大恩佛說孤獨經第四十四

昔有一人幼少孤苦獨一身居種作廣田益有犁牛得取五穀乳酪醃醢眾果采如不可限量供給遠近諸食之者往來每與窮困名德流布普通十方時說眾喻解悟其意當得伴黨獨不可諧眾人咸來皆共居止在其人邊居家遂多更立城邑取婦生子子大眾多父轉年大教告諸子當可施行護身口意布施施德子各違錯不從其教言父今已老何不寂然安有所教誰當受之父得子惱心自念言吾本一身所豐廣施遠近下及不逮

今得諸子亂我身心不從其教不如
無子佛言人本立神一身清明能有所
益奉於正行強有所觀不解本无自
見有身因生五陰六衰之惑及為所
迷不至正真後解三界一切皆空五
陰悉除三毒自滅乃至无上正真之
道佛說如是其不歡喜

佛說生經卷第四

癸卯歲高麗國

勒彫造



第五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安

佛說梵志經第四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道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令時世尊
晨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次第
求食即時轉行到梵志舍時彼梵志
遙見世尊威神巍巍諸根寂定其心
湛靜降伏諸根無復裏入如日之升
出于山崗如月盛滿眾星獨明如帝
釋宮處於初利如梵天王在諸梵中
如高山而上而大積雪現於四遠如樹
華茂其心憐怕如水之清三十二相
莊嚴其身八十種好遍布其體威神
光光不可稱限觀之如日即從座起
與眷屬俱前行奉迎稽首佛足請坐
別牀佛便就坐時梵志梵志婦心懷
踊躍若干種食香潔之饌手自斟酌
供養无極飯食畢訖舉鉢洗手更取
早槍聽佛說經於時世尊即為梵志
及妻子僕從下使講說經道開解其
心分別其義諸佛之法隨其本源而

演分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
慧應病與藥尋而心解苦習盡道於
時梵志妻子僕從下使即於座上逮
四聖諦取要言之則得天眼歸佛法眾
奉受五戒於是梵志即從座起稽首
佛足白世尊曰大聖弘恩得現利義
今日所獲度於眾患皆是如來至真
等正覺之所救濟猶如大雲周於虛
空普雨天下多所潤澤世尊如是常
以大哀無極之慈廣說大法佛告諸
比丘汝等寧聞梵志今所宣揚口所
說乎比丘對曰唯然世尊已見已聞
佛言今此梵志與諸眷屬皆獲大利
如是具足吾於異世今此梵志得獲
廣普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波羅奈城
有一尊者名曰所守是梵志也點
慧聰明識解義理卒對之辭言柔
美為王所敬常可王心其國多有葡
萄酒漿飲食之具王及人民飲食快
樂彼時梵志作異技術多所娛樂今
王欣愕王大歡喜多所賜遺忘其所
欲梵志白王我當歸家自問其婦欲
何志求王即可之梵志便還到家問

生經卷第五 第三說 安

婦我與異術令王歡喜許我所願汝
何所求以誠告我為卿致來婦問梵
志君何所願其夫答曰我願一縣其
婦答曰用縣乞求我願得百種瓔珞
莊飾辟劍步瑤之屬種種衣服奴婢
乳酪醢醢飲食於時梵志復問其子
汝何所求其子答曰我之所願不用
步行得乘車馬與主太子大臣俱遊
於時梵志復問其女欲何志願其女
對曰我所求者欲得珠寶以自嚴身
上妙被服千女中央而獨殊好用餘
異願乎於時梵志又問奴婢欲何志
求奴言欲得車牛覆田耕具婢曰欲
得確磨春粟礎麵以安四大人不得
食則不悅喜元以自安於時梵志還
詣王所具足為王奉末說此妻子奴
婢所可求也復以偈重歌曰
大王願聽之所願各異我家心不同
婦索百瓔珞男求車馬乘女願珠寶飾
吾前畜奴婢求曰及礎磨
於時王以偈答曰
隨汝之所欲則與不違心應時使梵志
皆得歡喜悅其王皆以賜各各如志願

生經卷第五 第四說 安

如意得具足歡喜無一恨
佛告比丘欲知余時國王若則吾身
是余時梵志則今梵志身是其妻者
今梵志妻是子則子女則女奴則奴
婢則婢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君目經第四十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中與
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余時諸比
丘心自興念承佛威神諸天感之得
未曾有於是世尊常以慈愍調達而
反害意向於如來佛以大哀和意待
之或復比丘而說此言往者世尊豈
不察知調達兇惡心懷詭詐而今捨家
除其頭髮或有比丘各各議言佛已豫
知調達兇惡心懷危詭或有議言誰
令調達除頭髮而作沙門佛遙聞之
諸比丘眾共議此事便到其所告諸
比丘調達兇惡不可稱量舉要言之
言不可竟佛言如是如是其比丘調
達者常以害心向於如來未曾和悅
吾以慈心而降伏之昔者過去久遠
世時已來難量從余以來佛久知之
調達兇惡心懷危詭詭吾以慈心而降

生經卷第五 第三說 安

伏之續知如此故為沙門欲令建立
攝取善德以是為本由因出家緣得
救護欲計調達不但今世求吾之便
而懷害心吾常至真慈心加普而降伏
之乃往過去久遠世時不可勝計波羅
奈城有國王号曰大猶以法治國不
枉万民王有大臣名蜜菩財智慧聰
明無所不通名德超異與世不同其
性吉祥殊妙和雅安隱元惠常懷慈
心多所愍哀志懷柔潤其王元惠釋
子泉心志不懷慈常伺人過欲得其
便心懷兇惡元一善快於時彼三與蜜
菩財大臣俱大猶三告大臣人何所
食說何所言多所獲安不致危害而
得長益應時以偈而歌頌曰
食言少獲多不思得長大忍辱致損過
蜜菩財云何

蜜菩財大臣以偈報三曰

大王是瞋種恚恨心所為無害元瞋怒
則正本所行

王復以偈問曰

以何得安眠何行元憂患以何至一法
寧行致善耶賢聖何所歎至滅能下憂

誰能保此窮除惡令元惠

大臣以得卷曰
棄願得安除惡元惠惠者毒之本
大主當知此聖賢之所歎緣此元惠
以此義答王嘆歎忍辱行毀世于願
以此義答之分列令降伏不雅得其便
免惡不能加立之平等德

佛告諸比丘眾欲知今時國王之猶則
調遣是大臣豪貴斯者則我身是以得
佛道真寶今未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拘薩羅國為王經第四十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時世尊明旦著衣持鉢入城分衛國
王波斯匿有四大臣拜為四將合四
部兵欲伐他方小國於時四目遙見
世尊與眾僧俱即詣佛所稽首足下
退住二面世尊問之諸仁者等欲何
所湊詣臣對曰王波斯匿遣臣等行
舉四部兵各詣他國攻伐小國唯外
世尊我等之身為此國王多所興二
及餘眾勞常畏危命令當遠行行
當戰鬪有所攻伐如是發行世尊讚

曰善哉善哉諸賢難及所作難及是
為報恩而有反復設行少有所作不
夫汝等之身受王俸祿所作當然此
事佳善為慎儀像則成正士報大神
恩則有反復諸賢聽之不但今世為
此國王有所興立成就切効所作難
及昔昔過去久遠世時沙竭之國大
有諸為眾而來集會止頓其國彼有
為王名曰甘蔗主八萬為在中獨尊
為王有婦名曰舊梨丘於時懷軀有
阻惡食一念如是欲得鹿王肉食至
誠白王欲得此食於今我身小發此
念欲得善柔鹿王肉食乃活不念者
死沙竭國王欲得善柔鹿王肉食而食
獸之獨者亦募而行求之捕之將
未於時為王聞其音聲合會為眾欲
等當行沙竭國王有大善鹿王形貌
名須具夜欲得其肉彼時四為應募
吾等堪任取善柔肉用國王故不惜
身命當辦此事无餘為逐我後行
時四為數數往至大眾會而各自
議言以何方便而得取之彼時其人
國王使者往告太子說為數來則遣

守謹所遊至處不得如願然後復遣大
為之眾求須具之內今現在此便遣
隨彼即時取內舉之而去時國王于
見大為眾恐懼馳走還白國王具說
本末國王問之為所從來乃至於此
太子白曰我見四為色像若斯數數
來至於彼鹿苑吾亦數往然後四為
來到時沙竭王即勅外人令捕為師
致鷹將來四為見之畏在危命故往
取來即時受教輒遣為師應往以若
干變觀其所趣造立方便張羅捕為輒
以獲之生上國王於時沙竭國王問其
四為而呵罵之汝等何故數來至此
犯吾境界四為答曰唯然大王非我
所樂不願至此又有王名曰安住與
萬為俱以為眷屬為之尊師其婦舊
梨丘懷妊受胎發此阻極而以惡食
欲得食噉須具善柔鹿肉彼王遣來
受其君教不惜身命自投沉沒而奉
謹教非吾所願時國王聞得未曾有
愕然怖之彼自食心莫作此食自受
王教作此方計不惜身命為其君王授
棄軀命令之所為誠非所及於世希

生經卷第五 第九節 安

有欲求俗人有此反覆受君父教尚不可得況鳥獸乎奉宣其命難及難及實未曾有於是諸鳥為王說偈言唯願大國王我止沙竭國我等王安住與八万眾俱婦名舊梨且欲思善柔肉是大王鹿苑具足為王食我等國王使奉命來至此受君之教命不敢自至此於是國王心自念言此事難得為未曾有於時國王告諸鳥曰救汝罪過在汝所湊常得解脫勿有拘制佛告諸鳥欲知今時四鳥身不今汝等四目則是安住國王今波斯匿王是也今者國王諸兵目吏御等所將八万鳥是今時得脫不見危害今亦如是佛說如是四目兵吏及比丘僧莫不歡喜

佛說蜜具經第四十八

聞如是一時佛道舍衛國給孤獨園與大比丘俱今時梵志迷惑異道術不信佛法欲亂佛教行於城中遙見佛來惡不欲觀竊入他舍得元世尊瞿曇見我於時大聖啟傷憐之尋到

生經卷第五 第十節 安

其所住於目前欲得避去永不能得又欲馳走不能自致來詣佛所彼時世尊為說經法尋時歡喜善心生焉輒歸命佛及法眾僧奉受戒禁逮佛三匝稽首而退還歸其家即取應器盛滿中蜜兩手擎之來詣佛所而欲奉上佛告諸比丘取是鉢蜜而布與眾僧時一鉢蜜佛及眾僧皆得滿足鉢滿如故即復授佛告梵志汝取是蜜投著大水元量之深梵志又問何故佛言具足水中垂垂龜龜龜龜蒙其味梵志受教即投水中還至佛所或驚或疑踊躍悲喜於時世尊尋以欣笑五色光從口出上至梵天普照五道靡不周遍還還身三匝授菩薩決光從頂入授緣覺決光從口入授聲聞決光從臂肘入說上天福光從臍入說受人身光從膝入說地獄餓鬼畜生光從足入於時阿難從座起整衣眼右膝着地長跪叉手而白佛言佛不妄笑笑會有意佛告阿難汝見梵志以蜜奉佛比丘僧餘蜜投水對曰唯然今此梵志然後來世

生經卷第五 第十一節 安

歷二十劫不墮惡趣過二十劫當得緣覺名曰蜜具詣比丘對曰唯然世尊吾等志見於此梵志以一鉢蜜多所饒益而得緣覺佛告比丘於是梵志非但今世以一鉢蜜多所饒益前世宿命亦復如是乃往過世不可稱計有一婆羅門往入閑居寂寞之處見有神仙多所憐愛或有人說今此仙人往古難及當往習受有人報言用為見此養身滿腹之種今時有一仙人得五神通見心所念即於樹下閑居之處踊躍在空中住其人前其人見之歡喜踊躍善心生矣即還其家咸滿鉢蜜而奉授之時仙人受飛在虛空緣是施德後作國王名曰蜜具以政法治國治國積年壽終之後得生天上佛告比丘欲知今時三遍仙人則我身是今時梵志今梵志是今時施蜜受天人福緣是今世亦復施佛後致緣覺於是賢者阿難以偈讚佛

世尊多哀憐自然至誠度為諸天人
壞眾獄繫著

故為諸天世間尊 於法自在雨法教
以歡悅心多所勸 出家上天無數千
勝今無利皆得利 其有悅心歸命佛
恭肅慇懃造少薩 臨命壽終見趣安
余時世尊讚賢者阿難曰善哉善哉
審如所云復次阿難造若千行乃成
所立佛教一切如母念子佛說如是
莫不歡喜

佛說雜讚經第四十九

升平此經為第五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俱余時有一比丘居士
捨家為道喜詣家家與諸白衣雜錯
廣獲行不純一母數訶之勿得余也
行有節限若有法會講經說義乃可
行耳無得效進為俗間事父亦呵之
亦不肯受父母之法教在於人間家
居造亂但與惡人不成就子共相追
隨遇諸兒人共搗撫之加得手拳
今欲投水中久乃置耳叫呼得脫捨
去諸比丘聞而往救之得還歸家諸
比丘眾而往白佛說其本末佛告比
丘此人不但今世不隨家居教迷惑
其行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諸鳥巢

賓近家居人數喜探欲捕取之鳥妻
謂鳥无得近人家作巢莫信於人得
無取卿加之苦毒其鳥聞之雖欲捨
去心懷慙懣不能避去眾人數數共
觸燒之故不捨去眾人捕得盡滅其
毛羽荆棘繫頸天時霖雨泥溺亘行
又不能飛徐徐自曳歸到其巢妻時
以偈歌頌問曰

誰皆滅毛羽 今天復陰雨 被荆棘為鎧
而立戶何謂

鳥以偈答婦曰

我身吉祥有所緣 於今天時大霖雨
汝促開戶无惱我 且持食來活我命
其婦以偈答曰

我如所念如所造 卿所譏嘲多所貪
今遭凶危如得華 後方當更獲其實
我之所煩亦可受 具足成酪致醍醐

值此勤苦眾惱已 當詣屏帳處閑居
去彼不遠有一神仙梵志道人遇聞
其聲而歌頌曰

不觀惡罪果 緣是遭苦患 以故莫作罪
將无受大惱

佛告諸比丘欲知余時鳥妻不乎今此

比丘居士是也其鳥夫出家子為沙門
被打滅者是也余時仙人則吾是也
昔日相遇今世相值佛說如是莫
不歡喜

佛說驅馳經第五十

升平此經為第四十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眾俱余時有一比丘新
學遠來客至此國諸比丘欲求猗
籌諸比丘聞不與猗籌今觀於子
行不具足舉動不祥將無於此造
損耗業余時新學不得猗籌復詣
餘處求索猗籌彼諸比丘不問本
末速授猗籌前比丘聞即往問言卿
何以故不問本末便與猗籌比丘答
曰吾授猗籌有固不妄當奉事我供
養以時有新比丘安詳雅步舉動不
暴入出進退不失儀法類如佳人
不似兇惡主比丘獨在不出新學比
丘復取衣鉢取立比丘搗搗榜菩
就地縛束指繫其口將無所喚人
聞其聲即於其夜馳逆行走天欲
向曉諸比丘眾適聞其聲皆來趣之
解其繫縛則問其意時彼比丘本末
為說語比丘當共分布行索索之使
我還得衣鉢

生經卷第五 第七十五段 安八

諸比丘若曰吾等語卿莫得妄信勿與猗籌將元見狂自在放恣不用吾語所可作者今可自省時諸比丘具啓世尊佛言諸比丘此比丘者不但今世為是見人所見侵枉不知本末而妄信也所在相遇輒為所侵乃往過去有梵志名草驢馳載瓦器有持門戶行於道路還見一奴住於道傍遙觀梵志稍來近之心欲劫奪與之相見梵志信之此人見我來奉事我有兩施與來親附我彼時梵志以偈頌曰

汝處於四衢顏貌有反覆人未知奉求不選擇觀察其道入觀此淨修行軍法元有眾因惡當施供事我

余時餘梵志道共侶行皆共謂言莫信此人將无欺卿揭奪財物以偈頌曰梵志无得趣見人於四衢路莫妄信搖動其目面充理定將揭卿奪卿物彼時梵志不信伴語反信賊奴未有兩益佐助供養於時彼奴向於夜半人見斷絕即奔走前揭奪梵志破傷脚膝眼眩時地奪其財物草驢馳梵志

生經卷第五 第七十六段 安

亡失所有復破其膝躄地帝泣猶如小兒猶怨呼嗟時有一天名淨修梵行以偈頌曰

其求財於利而行於慙氣慙慙而自用不從尊師教皆當得是患如彼梵志苦從愚不慎路獲罪如梵志

佛告諸比丘余時梵志草驢馳者今此比丘授新學比丘猗籌者是賤賤惡奴新比丘心懷惡依猗籌緣是劫盜者是也彼時諸異梵志今諸比丘難彼比丘者是也余時淨修梵行天音今吾身是余時相遇今亦相值佛說如是其不歡喜

佛說孔雀經第五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諸比丘志共集會皆共嗟歎心念世尊得未曾有一人與世号曰如來至真等正覺毀壞一切諸外異學忽然幽冥元復光曜未有佛時致妙供養衣被飲食床卧之具莫不恭事日歸之者佛現世間是等之類言誨不行佛以道耳通聽比丘所共講議即到其

生經卷第五 第七十七段 安

所問諸比丘向者何論諸比丘具足自啓說我等集會平等正覺適與于世諸外異學便及不現忽然幽冥元復光曜佛告諸比丘吾未與世外學熾盛如元日月燭火為明日月適出燭火元明今佛與世異學皆沒元復威曜獨佛慧明无所不照不但今世有殊異行也前世亦然未曾有法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一大國在於北方邊地之土号曰智幻智幻土人賣持鳥來至波遮梨國其土國界元有此鳥亦無異類奇妙之禽時彼國人見持鳥來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供養奉事飲食果藏日日月月而消息之遠方之鳥而覺見之皆來集會不可稱數一國普共供養奉事真敬元量於彼異時有一異人復從他國賣三孔雀來時眾人見微妙殊好羽翼殊特行步和雅所未曾有眾人共觀聽其音聲心懷踊躍又如於前十億万倍皆棄於鳥不復供事鳥无威曜忽然无色如日之出燭火不現永無復心在諸鳥許普患受敬於彼孔雀觀之无

厭前所敬養諸鳥之具皆以供養孔雀之形尊敬自歸諸鳥皆沒不知處所於時有天即歎頌曰

未見日光時燭火獨為明諸鳥本見事水飲及果菰由音聲具足日出止樹間諸鳥所見供於今忘永元當觀此殊勝元尊昇見事尊上適興現早賤元敬事於是賢者阿難緣世尊教心懷踊躍以頌讚曰

如佛不興出道師不現世外沙門梵志皆普得供事今佛具足音明白講說法諸外異學類永失諸供養

佛告諸比丘欲知今時孔雀者我身是也鳥者諸外異學也天者河難也於時在世雖講經法未除三毒生苦病死不能究竟除塵勞垢淨修梵行於今如來興于世間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天人師無上士道法御号佛世尊於今說法具足究竟淨修梵行離諸塵垢除癡怒癡生老病死獨步三界而无所畏降伏諸邪眾外異學莫不歸伏一切蒙度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佛說仙人撥劫經第五十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介時錦盡手長者至舍利弗所誦誦經法還歸其家歇所居處下其頰髮而為沙門未得羅漢一切所造皆已備足時諸比丘往見世尊今我等察錦盡手稽首覓聞說法律尋時出家而為沙門博聞多智講若干法言談雅麗庠序无穢興起禪思故復還家世尊如是隨其所應未得羅漢无相無著法以未成就觀見生死周旋迴轉不得解脫如佛所教如來至真等正覺所獲安隱佛告諸比丘何足為恠吾成無上正真道為取正覺錦盡手為舍利弗雖見教化度於四患吾於異世以凡夫身廣說經法度諸勤苦乃為殊特往昔過去久遠時有一仙人名曰撥劫得五神通時為國王所見奉事愛敬无量神足飛行往返王宮彼時國王供養仙人一切施安坐在王邊日日如是王奉仙人布髮而行手自斟酌百種飲食積有年歲供養无限於時

彼王有小緣務王有一女端正姝好於世希有正甚敬重重之无量女未出門王告女曰汝見吾不供養仙人奉事懇懇不敢失意女則白曰唯然已見王告之曰今吾有事當遠遊行汝供養之亦當如我事莫失意時彼仙人從空中飛下至王宮內王女見來以手擎之坐著座上適以手擎觸體柔軟即起欲意適起欲心愛欲興盛尋失神足故不能飛行思惟經行欲復神足故不能獲時彼仙人見國王女貪欲意起不能從志步行出宮如是所為其音暢溢莫不聞知時无央數人皆來集會王行事畢還入其宮聞其仙人失于無欲墮思愛中失其神足不能飛行王時夜至其宮獨竊自行往見仙人稽首足下以偈頌曰吾聞大梵志 卒暴皆貪欲為從何所教何因習色欲時撥劫仙人以偈答王曰吾實余大王如聖之所聞已墮於邪徑以王遠吾故王以偈問曰

生經卷第五

第三疏

不審慧所在及善惡所念假使發愛心不能伏本淨

時撥劫仙人復以偈答王曰

愛慾朱義利姪心驚然熾今日聞王語便當捨憂愁

於時國王教告仙人仙人著慙克心

自責宿夜精勤不久即獲還復神通

佛告諸比丘今時仙人撥劫今舍利

弗是國王者吾身是佛說如是莫

不歡喜

佛說清信士阿夷扇持父子經第五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有一清

信士有子聰明智慧辯才在在所興

元所不博能自堅立而元懇怠明了

殊絕又曉家業買賣之利多獲財寶

供養父母佛威神護諸天宿衛无央

數人所共愛敬不可父意不愛念之

常憎德見馳使出舍數加捶杖不能

復堪馳至他國在於異土賈作治生

方便計校興造時節不失不廢所業

多積財寶清信士聞多積財寶通達

人呼使來歸子不肯還清信士復遣

生經卷第五

第三疏

佛

人行設使不來還財物來慙慙諫曉

都不肯遣其子報曰父困苦我不可

復計至使令我不能發心所遣還也

復難自往時清信士對比丘衆自訟

說意其子有病不順父母諸比丘具

以智佛世尊告曰此清信士不但今

世與子不和前世亦然福德殊異有

所造行無所遺失不可其心比丘且

觀於此其子智慧殊特德不可量不

可其心不欲聞其聲復欲思得佛告

諸比丘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一人

名曰阿夷扇持為獼猴師教於獼猴

舉動法則技術戲笑多所悅豫於衆

人民以此技術无失數人悉共愛敬

遠近皆來觀其技術蒙是之恩多獲

財利其阿夷扇持前後獼猴大得衆

物搗搗擗踰其人異日將彼獼猴入

於城中縛著於柱搗搗毒痛毀辱折

伏於時獼猴竊得點出馳走入山開

居獨處近附仙人依之止頓誅取果

蔬供養仙人復自食之阿夷扇持聞之

前因毒我衆患難量前時我父還元
過罪而見加毒毀辱巨言今故馳走
來入山中阿夷扇持便自往謂獼猴
言來歸還寧默聲不肯仙人報曰亦
可原置答仙人曰吾置之耳仙人報
曰敢可強致小勸喻之然後將行假
位強欲致之儻不能也其人答曰假
使方便欲致之去不肯往者吾嘗作
計即時以偈而歌頌曰
卿賢柔善子譬如鹿就蔭便從捕殺下
得无飢渴死
余時獼猴以偈答曰
不仁和生我我自知志性從何所觀聞
彼猴為柔賢我到諸方面未有中間念
假使有那長終不能制意吾今續入心之
君阿夷扇持將我入城中縛柱如毒痛
於今不忘之得搗我苦毒我已得自在
不能就君回
佛告諸比丘欲知余時阿夷扇持子
今清信士子是也清信士者則今父
也其仙人者我身是也如是具足當
分別說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夫婦經第五十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有清信士其婦端正面貌殊好威光顯赫威德无倫聰明智慧言談多才多所悅豫眾人所敬於時夫賢不敬重之憎惡不欲見之友更敬愛不怠至嫗僕使為妾而敬重之其婦見賢心異不知志在下使便謂其夫假使卿心不妬喜者儘當見聽出家為道作比丘尼數數如是智便聽之即使出家為道作比丘尼之衣精進行道未久證得羅漢然於後時其清信士所敬女人婦非常沒時清信士便行求索得前時所妻為比丘尼呼之歸家比丘尼不肯隨之吾已出家則為他人更生異世罪福不同時比丘尼聞往白世尊說其本末佛告諸比丘尼須信士前世毀辱此有德之人不但今世又此女人生生有德實殊特之志此人常壞亂之今比丘尼已入大路復欲毀之不得從願佛告比丘尼乃古無數世時有一梵志婦名蓮華端正殊好面顏殊妙色像第一於世希有

名德難及其梵志有一婢使而親近之順敬於婢不肯恭敬蓮華之婦不喜見之及用婢語將婢出舍至于山間上優曇鉢樹擇諸熟果而取食之棄諸生果而用與婦其婦問曰君何故獨取熟果生者棄下而持相與其夫答曰欲得熟者何不上樹而自取之其婦答曰婢不與我我不能得當從夫命婦即上樹夫見婦上樹尋時下樹以諸荆棘遮樹四面欲使不下置在樹上捨之而去欲令便死於時國王與諸大臣共行遊獵過彼樹下見其女人端正殊好顏貌殊異世所希有即問女人卿為何人為所從來其婦本末為彼國王說所變故王見女人女相具足元有衆聚心自念言其彼梵志愚昧无智非是丈夫而不敬惠于此女人除棘載去至其宮內立為王后其后智慧辯才難及互用講誦及以六博書跡通利遠近女人來共博戲王后輒勝无能當者於時梵志遙聞彼王有后端正工於博戲其有來者王后得勝无不歸伏莫能勝者心

自念言且是我前婦非是異人其我前婦博戲第一又彼梵志亦工博戲欲詣王現其技術時王后聞一梵志形像如此及其顏貌長短好醜即心念言是我前夫於時梵志詣王宮門王即見之選試博戲侍人名齒於時梵志以偈頌曰
髮好長八尺其眉老如畫柔軟上第一
當念熟果緣
於是王后以偈答曰
往時婢自在其志好其所敬重為第一
切取為第一
時梵志復以偈答王后曰
諂閑居龍屨龍象常所遊於彼相娛樂
當念熟果緣
王后以偈答梵志曰
獨自取熟果生者棄與我是吾宿因緣
梵志所切取
於時梵志心中懷恨即自剋責悔元所及佛告諸比丘余時梵志今清信士是其婦者今婦是被國王王者吾身是尔時起乱今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譬喻經第五十五

生經卷第五

第三十張 安

過去無數劫時有獨母賣麻油膏者
業時有比丘日於是母許取麻油
膏為佛燃燈積有年數佛後授比丘
決汝後當作佛諸天國王人民悉往
賀比丘比丘言我受恩獨母間比丘
授決便到佛所自言此比丘燃麻油
膏者我所有願佛復授我決佛言此
比丘作佛時汝當從其授決佛告舍
利弗是時比丘者提提謁佛是時獨
母我身是也

昔維耶離國有一長者聞佛來化即
詣佛所稽首禮足白佛言意欲請佛
一時三月佛默可之即攝衣持鉢就
長者家餘人請者不能復得皆興悲
意嗔言長者便剋日舉兵圍舍數重
長者怖懷至心於佛元後他想佛為
說法若干要語長者及眷屬皆違不
起法忍佛從座起出解外人說意言
之苦報歎和慈之福若干要言眾人
意解八万四千發無上正真道意詣
比丘白佛今此大會見佛意解為是
適時也為宿有因緣乎佛言今此眾

會一時度者皆宿與佛有因緣故比
丘白言願佛本末說之聞者增益功
德佛言昔有一國居近大海時王名
薩和達以慈治國視民如子國有大
災三年不雨人民飢餓王召梵志道
士問當雨不占者答曰滿十年乃有
雨耳王聞是語恐人民死盡愁憂不
樂當作何計以濟國人乎復念曰唯
當身施以救眾生耳便齋戒清淨之
手向十方日以我前後所作善行若
有福利者願生海中作大牙魚以肉
供養眾便閉口不食七日命終得生
為魚身長四千里具識宿命便隨海
岸上正像黑山人民見山惟無得有是
山皆往視之乃知大魚舉國皆往乃解
取食得免飢困國遂還復豐熟如故
告諸比丘余時魚者我身是也余時
食我肉者今維耶離國人是如來往
者以肉活眾生一世中耳今以道慧
救護識神還復奉元長離三界眾苦
永滅矣菩薩勤苦具足三施何謂三
施外施內施大施是為三施衣食珍
寶國土妻子是為外施支體骨肉頭

目髓腦是為內施四等六度四諦
非常十二部經為眾生說是為大施
求道之法三施具足乃疾得佛佛說
是時無數眾生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首達耆年尊教化五千人惟先年少
共智深遠行詣國土教化六万人展
轉與首達共會首達弟子見惟先智
慧勇猛志欲往崇之首達謂諸學者
惟先年幼其慧薄少惟先竊聞其言
菩薩法者當相供養行詣國土視看
見佛今我無護而起同法之意惟先
其夜默然而去其國土所以者何欲
令學者供養首達首達者所讚譽
先故隨序呵泥梨六十劫既出得為
人元古六十劫所以者何不制心口
意故而失菩薩法罪盡已後逮前切
德自致得佛号字釋迦文佛告諸學
者其首達者則吾身是惟先者今現
阿彌陀佛是其坐中一切皆志言其
失小耳得罪甚大佛告諸會者身口
意不可不謹其有信者奉行而得道
所作過惡能自覺改悔首其過可得
微輕昔元數劫時有一人大興布施

供養外。一梵志無數千人數年之中諸梵志法知經多者得為上座中有梵志年耆多智會中第一時僞童菩薩亦在山中學諸經術无所不博時來就會坐其下頭次問所知展轉不如乃至上座問長老梵志所知亦不如僞童十二年向已欲滿知經多者當以九種物以用施之九種物者金馬銀鞍勒及端正女金澡鉢及金澡盤金銀牀席皆絕妙好如是之比有九種物長老梵志便自思惟吾十二年中无係我者而此年少欲乃勝吾人可羞耻物不足言失名不易便語僞童所施九物盡當相與卿小下我使吾在上僞童答曰吾自以理不强在上若我知劣我自在下無所恨也梵志懊惱避座與之七寶校飾極為精妙長老梵志因問僞童卿之學問何所求索答言吾求阿惟三佛度脫萬姓長老梵志心毒志生内諍願言吾當世世壞子之心令不得成若故作佛亦亂之不宜復念言善惡殊遠恐不相值唯當大修德令乃相遇耳

便行六度無極兼修諸善恒无廢捨之意於是別去施主九物與諸梵志使各分之已各減一銀錢追與僞童不受九物使吾之等普分得之僞童受已各自別去菩薩道成調達恒與菩薩相隨俱生俱死共為兄弟恒壞菩薩亦時長老梵志調達是也僞童皆釋迦文佛是以卒指故恒不相離是其本末也

師言學當有善知識昔有驢一頭其主恒令與馬相隨飲食行乘常與馬俱馬行百里亦行百里馬行千里亦行千里衣毛鳴呼與馬相以後時與驢相隨飲食行乘與驢共信驢行百里亦行百里驢行千里亦行千里毛衣頭軀悉為似驢嗚呼疾病純為是驢遂至老死不復作馬學者亦如是隨善知識則日精進精進者得道駛隨惡知識則日懈怠懈怠者是為長沒也

昔者外國婆羅門事天作寺舍好作天像以金作頭時有盜賊登天像挽取其頭都不動便稱南無佛便得頭

去明日婆羅門失天頭天頭若去眾人聚會天神失頭是為无有神神著一婆羅門賊人取我頭不能得便稱南无佛諸天皆驚動是故得我頭諸婆羅門言天不如佛皆去事佛不復事天賊人稱南無佛得天頭去何況賢者稱南無佛十方尊神不敢當但精進勿得懈怠

昔有沙門晝夜誦經有狗伏牀下心聰經不復念食如是積年命盡得人形生舍衛國中作女人長大見沙門分衛便走自持飯與歡喜如是後便追沙門去作比丘尼精進得應真道也

昔有國王於城外大作伎樂國中人民皆共觀之城中有一家其父有疾不能行步家室共扶將令強行出城便止樹下不能自致語家中言汝行觀來還乃將我婦時天帝釋作一道人過其邊便呼病人汝隨我去我能令汝病愈人聞大喜便起隨去釋遂將上天至天帝宮見金琉璃寶非世所有意中生念欲從求之有人語言可從

生經卷第五 第三十五 安

求瓶病人便前請釋言我欲去願上此瓶釋便與之語之言此中有物在法所願病人即持歸室家相對共探之輒得心中所欲金銀珠寶恣意皆因大會宗親諸家內外共相娛樂醉飽已後因取瓶跳之我受汝恩令我富饒跳踉不止便墮地破之所求不能復得佛之經戒譬如寶瓶初開精進所願必得後小慙惕忘經失戒譬如瓶破無所復得也

法家婦女著金銀珠環有四事上生天上一者著金銀珠環若有明經者聞經歡喜脫持布施是一福得生天上二者若見遠方沙門興起塔寺歡喜脫金銀布施勸助是二福得生天上三者若貧窮困厄人聞佛說布施第一行便解布施三福得生天上四者得疾病臨命終時脫持布施救助我命目自見施是人命盡歡喜不懼得上生天是以法家婦女有四事行著金銀寶環得生於天上

生經卷第五

佛說義足經卷上 八變十六章 安

吳月支優婆塞王譯

孫貪王經第一

問如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梵志祇樹園有大稻田已熟在朝暮當收穫梵志晨起往到田上遙見禾穗心內歡喜自謂得願視禾不能捨去佛是時從諸比丘入城求食遙見梵志喜樂如是低謂諸比丘汝曾見是梵志不皆對言見佛默然入城食後各還精舍即日夜天雨大雹皆然田中禾梵志有一女亦以夜死梵志以是故愁憤憂煩啼哭无能止者明日眾比丘持應器入城求食便問梵志有是灾害啼哭甚悲非沙門梵志及國人所不能解其憂者比丘食竟還到佛所作禮白梵志意狀如是言適竟梵志啼哭來到佛所勞佛竟便坐佛邊佛知其本憂所念即謂梵志言世有五事不可得避亦无脫者何等為五當耗減法欲使不耗減是不可得當亡棄法欲使不亡棄是

義足經卷上 第三十五 安

不可得當病瘦法欲使不病瘦是不可得當老朽法欲使不老朽是不可得當死去法欲使不死去是不可得凡人无道無慧計見耗減亡棄老病死法來即生憂憤悲哀拍髀熱自耗身无益何以故坐不聞知諦當如是梵志我聞有抱諦者見耗減法亡棄老病死法來不以為憂何以故已聞知諦當如是不獨我家耗世患亦今世與耗俱生我何從獨得離慧意諦計我今已耗至使憂之坐羸不食面目委色與我然若快喜與我厚者代憂憐感家事不修計耗不可復得已諦如是見耗減亡棄老病死法來終不復憂也佛以是因緣為梵志說偈

不以憂愁悲聲 多少得前所亡
痛憂亦無所益 恣家意快生喜
至誠有慧諦者 不憂老病死亡
欲快者反生惱 見其華色悅好
祇嚮不及無常 珍寶求解不死
知去不復憂退 念行致勝世寶
諦知是不可退 世人我卿亦然